

罪
惟
錄

一九



罪惟錄志三十二卷之上

外志總論

外云者。非外也。以輔內也。以柔內也。以寢內也。外有存亡之格。如事屑而不登。革勞而或缺。輔之迺端稱。備內有訛放之情。如此是而後非。前得而後失。參之乃始。見的。內有舉端之法。如特善而未詳其委。據事而未察其微。在附見而事當為之始末。在小節而義確有綱緝。寢之乃始。稱成責。內有矜嘉之隱。如全瑜而姑漏其瑕。蔚可而溢加之譽。失变而猶有可原之情。偶誤而卒有難逭之罪。詎之乃始。云定案。至於傳聞側見。即未心果真。是在尚端。

者。虛心衡之。以成一。是乃必以荒忽盡默之。彼二帝以前。
如射日補天。蛇身牛首。誰。作此。而。千載奉之。不衰乎。

外志

列朝帝紀逸

洪武逸紀

初元主得國有識云元運無極只憂日月並行早已拆白

明宗獨明初順字識拆白為三百八十却後世不用拆白以為國號以為年號在與濠偽元早已僭用順字似皆明知而後用之若明之為號則以明王出世之識亦明知而用之恰又適合日月拆白之解亦奇

相傳帝微時口占一絕天為羅帳地為籜日月星辰伴我眠宿不敢長伸脚恐踏山河杜櫻穿

帝初渡江、至太平殿右菴、時微服、僧詰不已、遂題詩壁上。
腰間寶劍血星、殺盡南蠻百萬兵。老僧不識英雄漢、只
嘗叨叨問姓名。僧惧禍、洗去更題四語。壁上新詩不可留。
欲留在此鬼神愁、慢將法水輕々洗。洗去毫光射斗牛。
又相傳太祖出戰、偶宿一家、題壁曰、二之十、古之一、左七
右七、橫山倒出、得了一是為二之十、係拆自玉吉婦得子、
為玉七字。

帝未正位、行詔体謹錄其一、有曰皇帝聖旨、吳王令旨、據
兵官准中書省咨、敬奉令旨、中有云、天地祖宗之灵及將
相之力云々、後開龍鳳十二年五月二十一日本州判官

許仕傑賚到

太祖渡江時得一大橘之力免於患遂令善橘而歲祭之
給一兵世守之以時有司主祭閱百年猶在清涼門外也
明季申酉之後不知其何如

晏公係江神不詳所自太祖渡江取張士誠風不利舟覆
有紅袍者於水間何來曰晏公也後巨麗崩江岸神復化
為漁者示以制麗之法問何人又係晏姓太祖感之後封
為神宵玉府都督大元帥命有司歲祀之

洪武元年司天監進元圭所手製水晶宮刻漏備極巧
中設式木偶按時自擊鈸鼓上語侍臣此所謂作無益害

有益也。使移此心以治天下，何至滅亡。
上感故元之失，因論治道。有曰：步急則蹠，急則絕。居上
豈不責寬？而有制施之適中，庶免無弊。彼元但懼弛自
已，又詰宋濂：古人主每宴逸，便思神仙。夫使勤治民，安
神安泰，便是神仙。他何所尚。

閩國事繁，上令疏節其事。粘之屢、甲乙治之，數日易。或云
粘之屢、丙丁猶。洪武初擬作閩江樓於獅子山頂，先令儒
臣作記，率夸語。上曰：唐太宗繁工作，好戰鬪。宮人徐克容
猶上疏諫。吾廷臣唯譏，乃不如女子。遂止不作。
二年，幸鍾山，由獨崗步至淳化門。語侍臣，頃見田者汗暑

而教國計。百事皆其所出。朕不覺惻然于心。為司牧者。曾念及否。

四年上語尚書詹同。三代而上治本於心。三代而下治由乎法。本心者。道德仁義。其用無窮。由法者。權謀術數。其勢必敗。嘗觀大學衍義。晁錯謂人情莫不欲壽。三王生之而而不傷。真德秀釋之云。人君不窮兵。黩武所謂生之而不傷。顧謂侍臣曰。晁錯之言所談者廣。真氏之言所見者切。人君鄙民。莫重兵。刑讞與濫。所當深戒。

六年上謂詹同。声色之害。甚於鴉毒。不知遠之。小人乘間納之于淫邪。前代以此敗亡者不少。况創業之君。為後世

矜式者哉。定諸王宮主歲供之數及官室之制。曰唯儉養德。惟侈蕩心。

國初用人。率用聘礼。七年。上御武樓。意宿學宋濂。以會稽郭傳進。且曰。彼寄跡釋氏。天下奇才也。他日。從濂得見。傳文立台侍左右。備顧問。傳精白乃心。獻替無隱。擢翰林應奉。陞起居注考功丞。

九年。上覽宋史。見封椿庫改內藏庫。謂侍臣曰。人主以四海為家。何有公私之別。太宗賢主。何尚如此作法。至乾德開寶以來。有司計廢。貸償內庫。是猶為商賈於其家。以牙籤別庫。晚示真宗。善保此足矣。追後世困於兵革。三司耗

竭。內藏益懼。間稍棄。佐軍便謂行其所難。豈非善始之道。
或缺歟。常與侍臣論及女寵。宦宦外戚。權臣藩鎮。夷狄之
禍。因曰。木蠹而風折之。人虛而病乘之。吾不惑于聲色。伊
有女寵之禍。不幸于私愛。何有外戚之禍。不假以政事。何
有宦寺之禍。不為所蒙蔽。何有權臣之禍。兵賦不專。何有
藩鎮之禍。武備不弛。何有夷狄之禍。凡此數事。嗣欲著書。
使後世子孫。以時觀覽。隨諭大禹五聲聽治。未言功許直言。
無隱。十月。馳諭山東布政吳印曰。刑期無刑。卿言朕過。披
露肝胆。為國為民。榮名不朽。

十年。上語侍臣曰。賞罰者國之大權。必以至公。乃可御世。

有功者雖疎必賞。有罪者雖親必罰。賞當功上。不為德罰。
當罪下。不敢怨。如是。功懲行而天下一踰年。復諭礼部漢
高帝斬丁公而封雍齒。唐太宗黜權萬紀。賞魏徵。所謂賞
一君子而人皆喜。罰一小人而人皆恨。倘或處分不當。卿
等執奏。寧使賞過于罰。但不宜濫小人。

十一年四月。以永嘉朱亮祖奏。諭祭安東沐陽二縣之厲。
略曰。明有札。樂幽有鬼神。非礼之祭。神亦不享。國載有祀典。
者周數。今據所奏。其勅間之。不持炬者。其主孤兔。來告饋。
歟。生離父母。妻子而死于非命。有遺恨歟。無罪遭殺而冤。
未報歟。抑有司怠于歲祀。有過望歟。今乃告汝。惟禍其

宜福者福其宜福者勿妄為民害于上天之怒厲自是竟息。

史忠者元末樂工也。貌魁梧知書諳音律。以恭謹行其便習洪武中以為教坊司奉鑒。凡教坊制度皆忠所奏定。上嘗咏老史不名。仍賜皂隸四名。曰不敢與士夫埒。謝不受。又令樂工得給引商販。忠曰。奴詣伶耳。以備祭祀侍御之使。遠走非便。上可之。

太祖視朝若舉常當胸。則安日氣和平。若按下。則傾朝無人色矣。內侍以此測其喜怒云。

十四年上諭近臣曰。人主儲財与百姓不同庭。入藏富于

家天子藏富於天下。遂以漢武宋仁為戒。且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孔子言之矣。古計臣如桑弘羊楊炎。自謂能工理財之術。殊不知取財有限。而傷民無窮。

十五年。上語學士宋訥。數天之說。後世人主或偶知之。故民之說。則鮮有知者。彼自謂崇高。民皆仰我。于是勢尊。則恩易薄。要知民非元后奚戴。后非民。固与守而亦不成其為后。何敢輕視。入謂人身之害。莫大於欲。非止男女宮室飲食服御。凡求私便于己者。皆是懶。可以制之。

上嘗召儒臣侍講。每有創議。如不如諸夏。章作無君六賜。講文子與端章。作攻去可以已。害講。聽訥。告稽人章。以為

唐虞之世。不能不設士師。但須得人明允其數。可凭無訛。
是要使他刑措非真無刑。

十六年。上觀唐太宗帝範。謂侍臣曰。此十二篇。雖非帝王
精微之道。然子孫克守其言。自不至女主竊柄。藩鎮驕兵。
而唐祚何至遂衰。嘗與侍臣論前代脩短。諫議大夫唐鐸
稱周曆最久。而明之過漢。以不任襍霸。上曰。此不足論。
君非周吕。何以祈天永命。而有八百之長。又謂唐
鐸曰。人主好功。則貪名者進。好財。則言利者進。好術。則游談
者進。好諛。則巧佞者進。大率正言務規諫。邪言務謗。近忠
諫。近愛。吉好正而不為所惑。則幾矣。

十七年。命礼臣遼東立學。或以邊境可不必上。聖人之教。
猶天也。雨露無所不施。無有揀擇。昔箕子居朝鮮。施八條
之約。管寧居遼東。講詩書。陳俎豆。民皆化之。况武臣子弟
居邊。鮮聞札教。恐漸移其性。宜急造之。他日可以資用。上
又以大學衍義先經後史。要領分明。使人警省。令儒臣日
與太子諸王講說。又語朱善人。君能以天下之好惡為好
惡。則公以天下之智識為智識。明以萬事不可以耳目即
察。唯虛心應之。萬事不可以智力服。唯誠心得之。又曰。人
之常情。常矜己能。而好言人過。君子反之。每諭大臣。凡居
官者。任雖不同。咸宜盡職。昔范仲淹居官。計日所為。必与

食称不足。次補之。當以為法。朕每事詳審後行。之尚或有
左。一人智慮不周。全賴啓迪。容悅不言。如張禹孔光之徒。
唯免清議。人謂侍臣。人主不宜以怠荒為無為治天下者。
無逸然後可逸。朕未旦臨朝。夜卧不能安枕。常仰觀天象。
一星失次。便尔憂惕。一事宜行。待旦即遣。尔群臣以此相
勉。朕無憂矣。每諭武臣。閒居無事。當與儒生講求古將成
功立業之故。獲保全令名幾人。又以郭英擅用臨濠夫役。
治其私室。事露。莫自引至愚上曰。朕曲恩所以保全若等。
乃不自愛。誠愚。譬農家力田獲穫。歲常入官吏賄敗。立致
喪亡。求歲給不得也。又勅諭諸司。各存天理行事。若是逞

天鬼神不饒。御東閣語贊善董倫責難不入於昏閣。詔諫難動明主。人臣以道事君。母患得失。

十八年侍臣偶以漢明帝為聰明之主。上曰。獨見非。明能○。聽始為明。上苛察下便急迫。累吾明不○。小矣。又云。漢文恭儉有之。用人尚未合道。先拜代來宋昌張武而諸緩。以竇廣國皇后弟恐涉私。不相夫為天下用人。何私何嫌。嘗論仁智。姑息不為受物。姦欺為智。徒禍身不可僥倖者。祭祀與賞賚。然噴忿濫賞。主國者尤所當慎。詔各布政司歲備六部官賄露。必稽○。自凡府州縣有犯。通相窮究。不赦。諭戶部。古言農桑未食之本。素本逐末。其弊莫收。一執未。

而百待食。一生織而晝。待衣。足半足食。在半禁末作。足衣。在半免侈用。其申明天下。

二十年。諭侍臣。人主一心如明鏡。止水可以照物。一絲之染。鏡塵水渾。涉嗜好而治亂係之矣。

當諭吳況。自古得人而治。進賢納諫。為人主最要。然彌公其心。則自得之。惟其知之不真。不但無補。反以致悞。又諭理財。要當視國如其家。君民即父子也。子衣食不給。而父獨粒稻。錦手。

二十一年。召考試官陳宗順。諭之曰。今日偶觀列子。鄰子竊鉗之事。因思人疑信生于心。信心常出于忠厚。疑心多

起于偏私。隨論五性。謂小惠非仁。小節非義。足恭非礼。苛察非智。諒而不貞。非信。給革楮令諸儒撰疑信論。以廣西指揮耿良拜。欽激变江西。指揮戴宗入賊賄縱唐。特為保守。勅頒諸武臣。

二十二年。与侍臣論守成之道。謂車行峻坂。不仆仆平地。慎于危而狃于安也。勅武臣不得聞民事。劉三吉侍上。以西北風氣異。西湏德化。北湏威制。上謂帝王一視同仁。安得彼此。且君子小人。何地無之。居懷德。小人畏威。施之各宜。攸當。尚書沈縉以賢者難識。不肖不易去為憂。上曰。良玉委汙泥。其色不变。賢者是也。進一以勸。百退一以懲。百

遠不肖何難。

十五年經明行脩之士三千七百餘人見上諭自古知人為難今岩穴豈遂止此數人又得單縣張寧併徵之是年徵者儒鮑恂等至賜坐顧問命爲文華殿學士恂等以老疾辭上曰卿等年高但職東宮輔導免朝宴入從容侍對恂等固辭尋賜還十九年諭禮部主事鄭居貞曰古老不任政但彼閱歷多而見聞廣達于事情周于物理可備諮詢伏生雖老猶足傳經今後六十以上七十以下可置翰林備顧問四十以上六十以下唯諸司器使之

二十三年潮州府學生陳質勗補父戍哀矜卒業上曰國

家得一力士易。得一才士難。遂削其兵籍。未幾。復免孝子。
補安童軍役。

上以刑部主事始泰素所言五事惡其浮迂。遂領定式。以示此後應詔言事者。仍多衍文。左右阿上。指為試謗。上怒。逐笞之。宗濂曰。彼非有他心。不工措詞耳。工引栗閼。中有是恥。乃謾罵阿者。若不能諫。乘吾意憤。以膏沃火。祚景晦。免使拒諫自成。

蜀平。御製平西蜀文而系之以詩。曰。天佑我邦。師出一律。將忿揚之。馬嘶蹄踏。盡角声張。惟我穎侯。智勇難量。羌人稽首。壺漿道傍。勞我軍行。綿潔是降。蠢爾戴壽。率衆來

當一戰披靡拒城且藏旬日困逼詣軍請降傅將功就再
敵瞿塘天生廖將。與傅成雙江風浩。起我旌幢泊舟連
壘直破瞿闐。生俘偽主市肆無干。遣使飛捷一刻數閨。天
生名將兵出農間。非朕有能寔由天鑒。有臣在南家居拮
蒼生而能文舉筆何難。謂我採擇輔之班。按文詞或未
甚工而意廣而情謙歸功天人如此。如皇陵碑不諱艱難。
李慈錄重服庶母慈母養母紀夢叙及入濠之故周顥傳
蔡天眼尊寄文贈赤脚僧詩有神憐黔首增吾壽丹解囊
臨疾久瘳之句。又贈群仙詩有曰。匡廬之頸有深谷。金仙
弟子巖為屋鍊丹利濟絕何人。朝耕白雲暮種竹。天眼答

詩有奉天門下洪福大生灵有難不肯醫之句周顥答詩
有逐片俱來蘯一桶浩大乾坤正此時之句

二十八年却道書之試有曰朕知其言非存神固氣之道。
即煉丹燒藥之說朕將胥六命于壽域豈止一己之久視
為式一受其獻訛說事來矣毋惑

國初凡軍民嫁娶喪葬所用每輿等物沿元舊多稅于官。
上諭戶部朝廷之大計及穢屑吾甚耻之其勿稅
上觀唐書至宦者魚朝恩恃功玩忽謂當時不令此曹典
兵安得有此又云代宗去此曹如孤鵠腐鼠斷在主心亦
何難事此曹只充使令豈可縱處要路朕深鑒前轍自左

右服役之外重者不過傳命。彼無威福。豈能為患。有罪必
罰無赦。嘗論治道。有緩急。治亂民不可急。則吾益訖之。
撫治民不可擾。則吾不使之治。又曰。人主致聰明有法。
以天下耳目為視聽。則是非無所隱。而賢否自見。再嘗不越
戶牘。吾蒙者多。唐公宗出奔。雖田夫野老皆能卜其有是
日。至此雖悔何益。又曰。問君子于小人。教之仇君子。問小
人于小人。教之朋小人。毀譽何足憑。吾中自辨之。又曰。天
人無二理。人湏刻。以認為天。嘗覽古。謂侍臣曰。楚莊王謀
事而嘗有憂色。魏武侯謀事而嘗有喜色。喜於其長。憂者
恐其有不足。於必其志滿。而驕而佚。恐則心虛。而勤而受。

二主優劣以分。嘗罷朝。尚書門克新。民間事對。民樂業矣。上曰。朕恐未然。堯舜在上。不能保天下無窮民。

三十年。上諭群臣。人不能無過。而心有公私。心本公而識不到。與故為之者不同。君子之過。雖微彰。小人之過。雖大如飾。人主不可不察。十二月。上不豫。敕問安達臣。朕壽七十矣。非皇天眷顧。安得復位如此。久古語云。天不與首亂。朕惟無心於天下。故特命之。堯舜禹湯文武之世。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之臣。其有志匡主一也。卿等竭誠脩職。副朕至懷。

相傳太祖初所學。未林博洽。有編脩張者。未好直諫。黜為

山西蒲州學正從例表賀中書天下有道萬壽無疆上
疑道字彊字寓琨遠問供稱一出論語一出詩經免罪又
杭州教授徐一夔賀表有云光天之下為世作則上以疑
付辟按大興龍寺帝原不諱僧^口特為改建光字何害。作則
二字音不相同帝不諳字義却明于事。賀表中向說因開
國尚嚴野乘記而及之。

其病以寒湿为主者，宜用温通之法。若寒湿之邪，久留不去，以致脾阳虚衰，不能运化水谷，而生湿浊，此皆脾虚湿盛之症也。治宜健脾燥湿，除湿利水，不可妄用温通之药。若湿热之邪，留滞于中焦，而致脾湿生热，此皆脾湿生热之症也。治宜清热利湿，不可妄用温通之药。若湿热之邪，留滞于中焦，而致脾湿生热，此皆脾湿生热之症也。治宜清热利湿，不可妄用温通之药。

建文逆紀

讓皇出亡。自寔錄而外。各小乘所載不同。初。金川門開。
帝騎而逸。在湖湘間某寺。正統時。八十餘矣。一日。巡按御
史行部。^帝披縑陳牒。從中道行。坐堂下。乞楮筆自供。告狀
某姓。為懿文皇太子長子。御史曰。和尚真僞不可知。即真。
將何為對。曰。^願歸葬父母之側。送京師。無識之者。曰。內侍
吳誠在乎。誠至。亦不識。曰。汝侍宴。引燭於地。某殿事也。誠
乃大慟。因迎入大內。終天年。幼帝自朝陽門出。隱跡河
南某寺。適。叔寺官捕索盜。或云住僧知情。則遽。僧

六
衣

大書黃布某。擲出。捕驚。

和上自中道出就沐黔公府沐執奏獻

破事急一內侍衣蟒服冕而代死帝削髮於淮清橋從

太平門乘馬出歷池州渡浙江投義門鄭氏鄭設高几坐

之聲鐘此屬禮見呼曰老佛鄭有神光閣帝為更書中和

堂三字易之一日鄭宗老入其家廟捧神主而哭帝問故

曰亡四歲幼孫幼孫何悲曰雖幼宗子也帝為潛然下淚

旬日去之如餘姚石梁王氏歷溫州入閩已而義門鄭以

田產隙其鄉人直諸官鄉人無以抵廻詔鄭前匿帝狀以

中和手蹟為証先一日堂額忽無故墮地宗老警輒然之

及官牒取額已無據一云義門壁厨中果有帝手書被籍

時義門指為書櫃。卷帙猥亂。錦衣官疎置之。一云遜國題詩有寥落西南云。論者或以感帝事而賦此。王弇洲称初句似竄削舊句。不果真。以西南二字。後所指踪跡皆在滇黔間。一云帝遜國後。嘗見蜀王。亦詣沫府。求起兵。丙皆不可。乃止。住廣西某寺。或往來蜀中。一云遜國臣中有遺孤二人。野走覓帝。圖恢復。潛至廣西。見一老年僧騎馬入寺。舉止不凡。遂密以情告。已語洩。寺僧不能隱。出二子坐妖言律。帝曰。以吾故殺二子。是使丙忠臣無後。出承無寔。成二子于邊。驛至京。一云帝居廣西山中。乏食。出玉帶。令童子貿以治餐。誠曰。乘軒人與之。值稍奢。乘軒人以

安得此帶告邑令入都太監王振以米囊廩斂或曰此執政大臣詭為此說以安人心耳方景泰初天子蒙塵天下洶々民間傳帝不死當國者恐借端生變遂云逋者已歸其寔未嘗還京也△永樂中廣西太守張文昌瀘州人得謾皇以進太宗乃厚賜文昌今其家尚藏永樂中手勅有給諫傳某者親見之遂力言非正統時事△雲間陸采確信其舅氏某宦滇南偶至太平寺老僧言昔建文帝嘗潛吾寺宿陸因載入史餘△建文帝更姓楊應熊走僧拂恩州知州岑瑛執解京有供狀在宦官秦某家其手蹟也供狀云皇親朱允炆年六十四歲耳聲疾係

太祖高皇帝長皇孫。又云。初治天下。不得太平。戊寅年。公
皇崩駕。允炆于閏五月十六日登基。晉四年天下。壬午。有
叔王金川門來。允炆從水闌出。為僧三十九年。至今年老。
耳聾難以度日。思量公皇墓在九龍紫金地上。年久無人
禁掃。前去恩恩州借土共三十名。不想州官有護國之心。
將允炆捉赴搃府牒送至京。允炆若不口供。難辨虛實。供
狀是寔。一云。建文帝携一子至浦江鄭氏家。後又納一妻。
生四子。冒姓曰陳。曰全。二仍朱姓。朱姓之一。讀書為庠生。
正統中。偶發狂。自云我允炆之後。合為爾等主人。行曰縣。
鄭氏諸生死挽之得免。遂不苗。令之去。而帝左腋有痣。初

別鄭時、苗龍網為記、走住福州雷峰寺、三保下洋遇之泣拜於地、為之摩足、帝微囑三保舉事、泣對不能別去、後徙廣東某寺、曾植一荔枝于庭、偶布政使有子遊寺、從者摘荔枝許、小沙彌爭之、被捷、帝曰、語若父、我曾看領來、子駭歸語父、乃迹之、果帝立、縊其子死、來謁、帝瞿然、何至是、遂他之、飞鈞金川開門、帝倉猝不知所出、一官捧太祖遺箇、出自奉先殿、曰、曩受命、嬰大難、乃數、得楊應麟度牒一、及僧衣一、程濟曰、嗟、皇祖預為陛下地矣、可奈何立召主錄僧溥洽為帝薙髮、及舉火、帝從水闌出、外走傳帝崩火中、濟從亡、初入蜀、旋走滇南、徃來貴州諸梵刹、後聞

建庶人得釋、出自滇南、呼寺僧曰、我朱先牧也、僧駭白官
府迎至署堂、南面趺坐地、囑請骸骨歸帝鄉、官以聞、英廟
許乘傳至京、住大興隆寺、有司欲以皇禮見、則在廷無識
帝者、太監吳亮昔曾入侍上、命與諸監並立帝所、帝獨瞪
目亮、若忌之乎、亮惧不承、帝曰、猶記汝嘔棄齧於地、此某
殿事、亮伏地哽咽不能答、退復命輒自經死、上乃扶帝西
向、號為老佛、以天年終、或曰葬西山、不封不樹、一云今葬
慶豐碑現在、碑題六字、日天下法王之墓、一云今貴州金
竺長官司壁題二律保讓皇手蹟、一云今武定府龍隱山
有獅子巔、孤峯入雲、兩石相抱處、相傳帝嘗趺隱于此、一

云橫州南門之壽佛寺相傳帝遁居十五年樂居善者保
禮部郎中章之父嘗徙壽佛一久復遁南嶺陳步江一寺
中為人所覺乃出赴京下即杭州錢塘之安溪有東明寺
相傳惠宗常潛此廁制如樓葬西山題天下大法師之墓
一云雪菴和尚即屬葉希賢亦名希善又名登與程濟扶
讓皇出走住巴縣某寺一云提學黃潤玉行郡田州遇讓
皇上云胡漢名訪張中寔迹我縱我入蜀一云馬文所嘗
遊黔西永洪菴上在萬山之中其僧徒相傳讓皇潛此三
十年尚有墨迹留存獨王守溪筆記有云卒于禁中一語與
正統五年楊行祥事彷彿前云閩官歿死或傳云且云一

僧不避道向巡方。献流落江南一律。又似行祥得前詩。鼎
惠廟出者最後史。仲彬致身錄誣詭益甚。攜吳文定寬仲
彬誌墓未嘗及此。余有十六辨曰。帝子出走何事。而五六
十人聞之。後此無一敗疑。一鬼門可出。水闌何必復導疑。
二。金川既啓。廷臣驚惧不知所出。在外小臣。安敢遷入大
內。小臣能入。而帝不能出。疑三。兵勢洶。此何時。而神舉
道士幡。夢中之言。犧舟待命。疑四。且二十二人信宿王
昇處也。疑五。邊野亦多人。而必以為盡與帝周旋。疑六。亡
名者必誣之以名。疑七。仲彬家吳。上之人無踪跡取功名
者。手疑八。得相聚。是九。草誥敕亦早。此係達案。而邑丞之

但身臨史氏也。疑十。既疑仲彬匿帝必大索。能啞而去之。
疑十一。期襄陽胡遂弗後。疑十二。一再迹雲南必晤帝。疑
十三。帝既目害冠蓋而萬里復走仲彬者再。疑十四。豈不
聞胡漢之歎。又奚至天台。疑十五。問閑晤接無他言。而瓊
及所獻。疑十六。

按出。止之說傳二十有三。豈無一真。唯傳二十有三。乃
信無一真也。真則一而已矣。即讓皇之謚。卒自遜國二
字來。此實錄之後。史家不得已。分例遜國。以與靖難母。
秉筆者不免說謠。數百世安之。却遜與讓之義。猶然為出
云作解也。出亡無其實。則宜升毅廟之謚。先為惠廟尊。

稱曰烈而聽讓之一字以屬代廟似頗有合夫代廟初實不讓取訛後世而確未嘗爭之于先宮中不聞一語示拂迨監興安敢公言復儲則內既無防于謙為最信用不聞擣前一語及私且並無馳諭多助之舉總以母命稱尊及復辟後有云兄為之和好便作一謔曰讓猶之為太宗作謔稱文皇夫不爭乃曰讓與尚武反曰文猶彼上矣

國六書
卦一
大壯
䷡ 一
九四 勇毅以行，上以寧。子曰：「大壯，大有慶也。勿恤，子與女也。」
九五 大壯，非孚惠心勿

永樂逸紀

燕王初作難苦無以爲名。託云欲清君側。不足以勇士怒。及而勝後。凡從耿李北征。陣亡士卒。讓皇有詔。這孩兒。每不肯用心。廝殺以致敗衄。子孫勿補入伍。茹常以勸太宗。借此示恩曰。自古死王事。未聞反以蒙罰。諭俱復其父職。死亦免其株。

靖難兵南拔江口。有狃阿卜者。燕山衛卒也。怯戰。夜泅水至南岸。欲遁還吳。遇遼國糧船。駕舡者率老弱。阿卜乃大言。勦兵百萬至矣。恐被執。作恫喝。倖脫老弱震問。如何遂曰。從吾言。可得生否。無噍類矣。乃駕舟北迎敵。金川門開。

擢。阿卜。指揮使。

燕王舉兵。諸宦侍勸北兵直搗京師。遂以得國功之所由。勢遂不能抑制。于是各差祿見。先是洪武中不任中官。又建文初。諸理學家持不近刑人義太過。此輩無由得志。遂消息。燕積之不收。不二三傳。國柄一下移不可挽。

永樂元年四月。諭中外文武群臣。治國必審用。人或取諸。云國或錄。自仇讐。唐太宗用王魏房杜。可鑒也。爾文武皆。皇考舊臣。何嫌疑之有。其各共乃職。

通政使趙彞引秦山東男子獻陳圖者上曰。自古用兵出。不得已。今宜休。恭。斯民修禮樂。興教化。為久安長治計。此輩狂

委。希進用急。逐之承天門。遺木牌有寶鈔。提舉司五字。無姓名條列。本司不法數事。上曰。此小人假公法報私怨歟。之今後有此勿問。

二年。諭侍臣。吾用一人。退一人。必使天下知之所關。勸懲者。大頒詔外國八人。行二日矣。給事孫璘密奏。八人素非誠實。上曰。既去。廼言前胡結舌。是在。主用之何如。叔孫通在秦。則僞。在漢。則誠。裴矩在隋。則佞。在唐。則忠。非。兩。人也。而。所。言。慎。勿。泄。會解縉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諭好禦。最能害治人君。但于宮室居處。衣食玩好。無所增加。元。自然無事。又語縉。朕可否庶務。或有失中。尔等宜直言。

無隱。自古敢為之。豆易求。敢言之臣難。所以王魏之風世
不多見。

殿試李衡以曾榮榜進士。自陳洪武中父死於法。不當違
令。干進上曰。古聖人亦有罪其父而用其子者。但能改父
行。可以蓋愆。朕不尔罪。邊衛軍士凡犯流徒。慮有棄產易
故犯。以希他徙者。詔止許從法科斷。仍由原衛戍。安十二
月。却介休。民所獻五色石。曰。此小人偉進也。數年。民困未復。
食寒不可衣。湏之何為。

三年。上諭吏部。鑒義銓選之職。但當據理。不當任情。理以是

非為准。情以從遠為工。人曰。用人用所長才。優者使治事。
德厚者使牧民。有才不必皆君子。有德定不為小人。慎之。
四年。御左順門。早朝畢。召六部堂上及近臣。諭曰。比事多。
午後稍暇。卿等從容陳論。朕亦有所就焉。偶論及壽夭。曰。
此只勉其在己者。以聽天。顏子令名無窮。豈不是壽。問語。
胡廣。為學不可不知易。○在變通而不失其正。學士武周。
文初藩府臣。論易尚有拘滯處。宜虛心以玩之。終有得力。
五年。上与廷臣參酌政事。不覺語煩坐久。或以養氣為言。
上曰。簡默非不善。但天下之大利害所關。言之不能不盡。
且不如此。不足以盡群情。

六年封海神靈惠夫人林氏。從民間訛傳也。所在設立廟
許海行者得以時祭祀。稱天妃。其祠於京師者。以先皇帝
配享。

七年上行在北平。以冬氣嚴凝。群臣奏事。久立不堪。始定
常朝御奉天門。行叩頭禮畢。移御右順門內便殿。以次入
奏事。其朔望朝如常儀。許十一月之朔必行。後弘治初。尚
書王恕請日御便殿。謂正統以來。每日上一朝。片時恭對。
未悉機務。必遵永樂七年之例為可。

上以皇太孫有大畧。令講讀之。暇兼通武事。諭兵部尚書金
忠選民間子弟勇健有材藝者。充太孫隨從。太孫演武于方

山以侍郎儀智老成正大直言不阿。令侍太孫講讀十二年、令太孫隨征尾刺使習行陣。謫將士勞苦。

十三年、貴州布政使蔣廷瓚言去年北征詔至思南婺川縣大巖山有聲連呼萬歲者三。礼臣率群臣称賀。上曰高呼山谷空虛相應理或有之。廷瓚既以此阿朕大臣不能正其非且勸媚乎。

十四年、壽星連見。礼臣請表賀。上曰政平訟理國家清明始可稱賀。冬礼臣又以金水河太液池冰凝具樓閣龍鳳花卉諸狀請賀。不許。

羅海子及西湖巡視官水自房山注海子、經皇城凡三十里。

向禁。謂之。不許。既至是。弛禁。輶巡視。與民共之。
禮部祠祭司郎中周訥請封禪刻石紀功。呂震贊之上曰。
天下雖無水旱疾疫。間間有廟。上奏便愴然于中。且
聖經不言封禪。汝欲朕為之乎。

十五年八月。甌寧人獻金丹及方書于行在上曰。秦皇漢
武為方士所欺。乃又欲欺朕。金丹令自食之。其速。燬方書
毋惑人。

十六年。礼臣農以耀縣民獻玄兔。請賀。不許。
十七年。諭武臣國家盛衰存亡。未有不係於武備之張弛。
宋興。勝國強弩之末。可為斃蠻。汝等爵祿與國家休憇。而

比來紀律廢弛。隊伍空虛。軍士逃亡。悉付不問。甚至逼同有司受賄賣放。一有緩急。何以應調。廢職悞國。不小。

令郡縣考滿至京。選其諧達治体者。姑于六科辦事各言所治利弊。仍着禮部尚書蹇義等誠之曰。於今不言他人。人言之外。安所述罪。戶部人材高文雅。言率直陳瑛。請罪之上。曰。草野不知忌諱。苟有可採勿廢。

二十一年。礼臣震。同胡濳。進瑞光圖。且言太嶽大智神光及御梅灵芝之瑞。請賀不許。

二十二年。中軍都督府皆送習吏事監生七人于禮部上。曰。吏事末也。誠窮經博古。達于脩己治人之道。于吏事何難。令

還監就學由科舉進仍諭六科辦事二十人曰諸生當念
何以母負厥職使人求而用之上也而求用于人下也其
勿萌僥倖。

洪熙逸紀

仁廟為太子時。好學尊儒。嘗致青贊著王好古。有云。今晨覽卿為余所改之詩。真有益于日新。但卿疾未瘳。未及存問。日見擾煩。豈上古優待高年之休乎。憂卿年邁。余為學有日。似卿朴古若口者。百無一二。趨卿康健。彌我洪業。併望獎勵。又言。嘗侍文皇御座。問講何書。答曰。論語和同章。上問自古君子難進易退。小人則否。奈何。對曰。小人矜才。便無恥。君子無欲。自守道。然則何以小人之勢。嘗勝。對曰。明主在上。彼常勝者不勝矣。彼小人必無倅用之日。余對曰。小人之。豈能盡廢。湏時警飭之。不使有過。上喜。語。

黃淮楊士奇等其勳輔之賜聖學心法及務本之訓。
洪熙元年上以災異屢見進言者寡嚴諭文武曰比因大
理少卿弋謙所奏過於矯激朕一時不憚迺群臣迎合朕
意交章責其賣直請置諸法朕但免謙朝參自是以來言
者減口朕於謙不即含容方負愧咎爾諸臣何遂以盡言
為戒今後各宜審謬庶幾君臣相與之義隨令謙朝參如
故更勉時會冬至賜贊善王好古以詩有曰清朝盛文治
輔德資儒耆念子筋力倦趁朝諒非宜賦詩有佳致納誨
多良規起予得深趣懷懽浩無涯新陽屆初復况此澄平
時酬勞貺尊酒庶以介期頤

以鄭府審理。俞建輔言。遂諭禮部。各省鄉試令有司休訪。
必通今博古。行止端詳者。許令入試。所試。手為標疏。議論
切實者。方為中式。戲語諸臣。使朕應舉可算一狀元。天子
監國時。被譖每語楊士奇。天可欺乎。賴至尊聖明。猶得至
此。既而曰。吾盡吾子職而已。

方視朝見楊士奇。八語左右新華。蓋來必有說。試共聽之。
士奇奏恩詔甫下。迺見惜薪司傳旨。山東棗課八十餘萬。
為宮中香炭之用。民何以堪。上曰。朕煩劇中。隨手應之。不
暇致審其減半行。

詩曰。唔唔唔。
蕭何和姑。
昔有許士。
子正妻。
本辟王事。
而飲食至。
之至今。
朝古朴。
以降皆。
昔今。
舊語。

宣德逸紀

帝為太孫時。太宗營天壽山。或去步輦徒步。仁廟體肥。有足疾。隨行屢蹶。內侍扶之。漢王高煦曰。前人失腳。後人把滑。太孫曰。只怕還有後人把滑。語近机鋒。

帝有睿才。書藝風雅。光大愷惻。允哉太平天子之言。旨興豪舉。雖內侍小臣。不嫌倡和。間為微行。或称為英國公家使。或称軟尉。聞鶴走馬。圓情鷗首。往涉畧尤愛促織。亦豢馴鷺。萬姓頗為風俗。稍漸華靡。然此其餘才。性明斷。不廢政事。時有常中孚者。出身微。初為巡檢。自言得異術。能煮金。凡寶玉器有損。能補之。因幸人以進。輒懸之報授吏。

部郎中之秩

宣德元年天氣尚炎上向侍臣誦鼎亭中鋤禾日當午之詩且曰朕八九歲時寫做是詩呈考臨視曰解否朕以稼穡難對皇考喜令官車不復矣掩淚移刻

尚書蹇義稱漢光武不以吏事責三公上曰功臣概置不用此亦過矣擇其德望才幹者分掌五府可否悉決於朝廷為得之又以鑑政不良有云一事得人一事理一邑得人一邑安推之庶政達之天下無二致也以言貌求其庶蘊蓋難

上以懷柔知縣卽原亨奏自黃花鎮至紅螺山去天壽山

遠盡。弛撫採之禁。以便輸官柴炭。因曰。材木易竭。勿傷其本。可常資用。

釋義勇衛軍閔群兒等死罪。初。群兒妻毛氏有淫行。李宣告群兒掠其妻毒毛恨誣首其夫与宣等九人為盜。御史按群兒宣等大辟。給事中李肅以聞。覆勘被盜之日。群兒適他事有據。上諭左都御史劉观曰。昔隋煬帝同日決二千餘內六七百人坐誣服。豈不冤地。下其戒約諸道勿怠。

二年。策試中式于奉天門。上諭儒士取子鄉素有史論。朝廷復贛其官。才貴平寔濟唐虞之世。亦嘗敷奏以言。但負寔學者言多剝切。無真見。所語多浮靡全在激勵成就之。又御

門與侍臣語大計。謂宋之兵力足以混一。而燕刺終不獲歸。中國何也。侍臣對曰。昔石晉以閩南諸郡賂契丹。幾孤以東。重閩復領為胡虜所有。宋無險可據。用兵誠為不易。上曰。進取無可乘。長如開寶淳化之時。練兵以備。亦足鞏其門戶。何熙寧以至宣和。小人酷用事。并中原棄之。

臨晉興學生員入學甫五閱月。御史考義充吏。上曰。人雖上智。安能五月有成。且年未成童。豈堪吏事。職官考績黜陟。亦待九年。何不近人情如此。是飭御史而逐此生于學。雲南奏新興等場煎辦銀課。其礦夫初全大理衛軍士充之。繼取征交趾。又于各衛撲補。詔以屯守為急。罷之。

工部尚書吳中奏製造御用物料。請買于民間。上曰。漢文服御帷帳。無文綺。史稱恭儉。朕飲食器用。當從朴素。就庫藏所需足矣。

三年。上閱皇明祖訓。謂侍臣。自古創業難。守成不易。是編歷六年始成。所謂創業而裕守成之計。子孫奉此。豈有過舉。然亦賴卿等。輔。書云。監於先王。成憲其永無愆。亦古昔賢臣之以告其君者也。

四年。寧王權奏。祖訓分藩。但以親。次第。無有品級。又。靖江王府將軍與諸王同班。不論品級。異姓相見。行君臣禮。上復書。大畧謂。鎮國將軍以下。遍有品級。靖江世子。与郡

王公侯文武相見札儀。或茶拜。或坐受道遇。或讓左。或控馬側立。各隨品如所云行君臣之礼。是教亂也。往者逞煦有所長指。反被執以洪武諸司執掌。和之悔已遲矣。予以示文武大臣。咸謂來諭徒此為名耳。

不顧王先之

時有獻歷代紀年圖者。上覽之。歎曰。唐之後。不五十年。天下五易。生民之禍極矣。國家創業垂統。貴以仁厚為根。卒不然。即母宗英武。可克長世。而不能者。根不幸也。因以漢唐傳世為証。

大通閣提舉司吏文中負俊才。能自為風氣。得罪後。詣關

自陳臣中廣東儋州昌化縣人永樂二十一年鄉試中式病未及會試繼丁母憂乃以違限充吏伏皇聖恩矜念上令覆試得預禮部下科

免宣府十七衛軍士歲辦柴炭初都督府所供柴炭役及邊軍上以陽武薛祿言至九年盡行禁止

上覽史記傅卜之事太息曰居臣相遇豈偶然哉水流濕火就燥感應之理固然由人主寤寐良弼之切不然漢文以夢得鄧通光武以識用王梁亦豈無誤德之善心生則明懲心生則闇武帝以田千秋為賢玄宗以李林甫為賢其知人處未講也

襄城伯李隆獻驥虞二出潞州。素質黑文。上引唐太宗之言為法。且曰。禎祥之興。必有寔德。庶免副之。朕薄德。勿勝免。
賀。

居齋宮諭楊溥。朕最諫詞。直言無隱。是所賴也。五年侍臣言。漢高祖大度。唐太宗英武。宋太祖仁厚。可頌。頌上曰。唐宋開國。權力襲取。丙太宗慚德尤多。漢與我明起布衣。漢禮制缺畧。明以文教為先。成。功。文。章。遠。遇。於。漢。嘗論商周。似乎。遼。取。契。敷。五。教。稷。播。五。穀。功。德。非。常。後。世。宜。享。其。報。至。於。長。世。則。在。後。人。順。守。之。又論省官。欲以唐太宗所定七百三十員為法。曰清心。乃。省。事。省。事。可。省。官。

上嘗謁陵還昌平東郊。逢見農者以數騎往視之。下馬從容備詢稼穡之事。因取其所乘乘三推之。耕者初不知為天子。中官露之。咸驚伏泥中拜。上顧侍臣。朕三推力不勝。況終歲此乎。人賜鈔六十錠。已所經悉賜鈔。八月。日當食。雨不見。禮部請表賀。上不許。曰。君子之過如日月之食。京師不見。四方必有。見。天可欺乎。尚圖備省。達我不迨。上以光祿寺官窮蹙外彊供給。令刑部施禮嚴治之。且曰。勿謂飲食細故。不閏大體。昔華元殺羊享士。羊斟不與。遂致喪師。勾踐投醪于江。與衆共飲。及乾餗之故。所保非小。七年。上語侍臣。人才遭際為難。漢唐初造。如三老董生。

泰山道士徐洪客不見用。而蕭曹房杜未必間世之才却
藉以成功。上行邊。登萬壽山廣寒殿。歎曰。茲山茲宇。元順
帝宴遊之所。果能如其世祖知人善任。仁宗之恭儉勤率。
何至為吾祖宗所有。嘗觀宋史。謂宋之君誠失之弱。當時
將帥雖才。六不得展。大抵小人扼之。武事何由足展。

隆慶寧指揮同知袁泰等奏。平寧京同知李景堪。任李
德指揮使。上可曰。唐自中葉。威權不振。河北將帥皆
由軍中而立。此革目欲效之乎。泰聞之懼。

上與學士楊溥論得人。溥對廣延攬精致課諸法。上曰。
此尚非卒論。夫濁其源。何以清其流。必勤學於董。師儒。

然後服官。庶几無負。

附記。工御製廣寒殿記有云。萬歲山在宮城西北陽北枕居庸東挹滄澥西挾太行嵩岱並立乎南大河橫帶於中俯視江淮一目無際。襄中之勝槩莫加于此。因述文皇帝明諭云。建文嗣位。信用奸回。戕戮宗室。茲城孤立。一髮引千鈞矣。賴天地祖宗之佑。安其危而存其釁。汝將來有國家天下之任。近思吾言。遠不忌聖賢之明訓。詩有賜夏元吉。賜張本。賜胡漢。賜馬麟。賜徐升拱。賜楊榮。賜孫忠者。過史館有云。蕩蕩光四海。巍巍崇德。重華祖考。萬年垂紀。乾坤六合爲家。其餘每題錄採佳句。花朝詩有云。葱蘋佳。

氣藹山河。大地無塵海平波。此時三農皆舉趾。東阡南陌。
鶴鳴起。丁男把耒。婦女饁。齊力欲教田畯喜。重陽歌全錄。
歌曰。初霜授衣。鴻鴈南飛。長河水清直見底。雲靜四山開。
翠微轉。晴韶華屬重九。風落梧桐到楊柳家。歡聚賞佳良。
彈箏擊鼓傳芳酒。時菊紛開五色奇。紫蔓香壓珊瑚枝。
摘萸把菊各相況。長共今年今日期。深居九重。民事樂民之樂。同民意。却憶去年此日正秋高。左仗黃鉞右白旄。
東巡邊陲斬達虜。東縛醜類如猿猱。搜剔巢穴無遁逃。倒挽銀河洗腥臊。成武功班師旅。六軍意氣凱歌盈路。即今戢戈棄矢天下寧。纖塵不驚八極清。况值年豐百穀成。西

登瓊島一長眺。胸襟宇宙同。高明世傳鵠。菊令人壽太。淮
應當釀為酒。滿泛黃花作酌。上奉聖母齊天萬年。下飲
臣民共悠久。招隱詩略曰。吾觀天地化育功。四季五行
任之軒轅光舜致熙皞。亦有六相兼臯夔。君臣師濟自往
古。大夏豈是一木支。長林大澤高丘壑。豈無懷抱才德
者。瀟散幽閒樂其樂。天之生才將有為。豈使獨善而無施。
彼不輕施。吾將致之。屢下求賢詔。明珠寧無遺。中夜有懷
起待旦。勞心咨求忘日晏。嗟爾賢人。何勞空谷。有莘皤然
起畎畝。傅巖何嘗終版築。磻溪白首還鷹揚。卧龍亦復興
南陽。歲旱人間望霖雨。大川利涉如舟航。黃金如山葉高

臺○待爾為詠臺與菴母為令我帳望思難裁春望有宇宙
無窮生意在山川滿目照人清之句上林春色有物意皆
含春意天心允合吾心之句喜雪散略曰大地平鋪皆一
色光輝未數瓊瑤白四山蒼翠不可尋但見凌虛聳銀壁
嗟余菲德居九五燮理功能寄承輔舉觴陪業拜休祥永
念皇天與皇祖祖德詩始于淳皇以及太祖、皇祖、皇考、叙
述為詩九章以詔後世猗蘭操有序操曰蘭生幽谷號曥
其芳賢人在野芳其道輝光嗟蘭茂兮衆草為伍嗚呼
賢人兮汝其予輔又山水圖歌送長春真人劉淵然者序
云事歷四朝闡玄元之妙著感通之理朕重其言也因取

孔子仁知壽樂之旨。援筆作山水圖賜之。而題詩其端。寓所以勝。厚老成意。萬歲山丹桂秋芳歌全錄。歌曰。秋渺太
液。玻瓈碧倒影。空明秋一色。梧桐楊柳欲迎霜。紅歛芙蓉
蕪不芳。万歲山前万樹桂。聳特凌虛出烟霧。連卷夫矯勝。
虬龍翠蓋蒼惟鵠紵布。開花又妙如黃金。綴栗攢珠浥晨
露。雲消六合澄無際。但覺天風滿大地。夜中晏坐廣寒宮。
俯視山河邈人世。舉酒酬姮娥。今宵玉鑑何嗟峨。喜聖歌
又云。万幾之暇坐九重。豈不自足鮮與穠。一念所重存瘳
痼。荷戈披甲防虜戎。況復懷此為忡忡。惟時預兆年歲豐。
滋潤半麥消螟螽。騰欢溢喜畎畝農。皇之寶命承昊穹。明

之大統紹祖宗。領慚菲薄。恒省躬風夜。兢業持寅恭。在達文武卿與公。協勤匡翼。懋理功相與。共醉樂時雍。早朝詩全錄。晚月流輝。怡袞衣。九重曙色尚熹微。禁鐘絕。啓群仙集。韶樂初鳴。彩鳳儀柳外。祥飈隨雨蓋。花梢香霧護。龍旛鶴鳴。吳詠傳千古。誰羨陽和者。稀上林。冬暖全錄蓬島雪。融瓊液。璫池水。泛冰漸曉日。初臨東閣。梅花開遍南枝。其他賞菊詩。除夕詞玉樓春。玉簪花賦西山晴雪詞。脫布衫。帶玉樓春。梧桐秋雨吟。辛史館。重陽詩四景。綠竹引。大哉皇言。無不寓教。天勤民至意。三百篇未必皆出天子腕下。以列諸雅。豈有遜焉。

正統天順逸紀

正統十年登科錄改天為萬字于是景泰中內閣謝表嘗以管窺露蠡測海代天字本于北朝周宣帝自称天元皇不許人有天高上天之称又宋宣和中丞相蔡京用給事中趙敏等奏凡世俗有以天字為名稱者悉皆禁革諸臣方天任改大任方天若改元若甚至承天寺亦改仁能寺遂至正德中郎中方天雨參議倪天民御史劉天和俱刪腰名內外紛々明年劉瑾伏誅禁弛

三殿初成上御正殿受賀鴻胪官誤贊五拜舛儀奏之上曰今日吉期少拜不可勿亦有辭何不可竟不問

劉太卿榮嘗言英廟得返駕、更自具述也。先之母、係蘓州人、被擄也。先之父、娶之生也。先土木之難、幾且不免。謂也先君故也。以臣弑君、不義。跪且泣以請也。先遂從之。按榮在內閣掌誥四十餘年、豈無因作此大謬存歟。

設西廠初以審鞫妖尼之故、遂專任汪噴察奸。百戶章英為貢、薦大恣甚。御史黃木被撻、左都御史李寔、南京韋英結為父子。文官被害、率無算。于是尚書以下人、自危。內閣商輶等每六部同日疏貢年幼不識世務、及韋英奸惡上即日革去西廠。

土木之变。傳國寶璽已失。天順初。李來近。邊石亨。請襲凡
之。李文達賢以為重。係秦皇所造。李斯所篆。亡國之物。不
足貴。勿輕動。兵。帝曰然。遂出賞安之。

上每日五更二點起齋。索具服拜天畢。省奏章。部決訖。復
具服謁奉先殿行札畢。視朝。退至文華殿。与大臣訪問
商確。復省章奏訖。回宮進膳後。從容游息。至申初。復閱章
奏。暇則听內政。至晚而休。若母后憂。每日一朝。或以兩日。
寒暑五日一朝。左右問上。奏章何必親覽。閣擬亦可省得。
又云。至尊過勞。亦可稍息。上不然。之定規晷刻。不倦。且曰。
怠荒之害。雖悔莫追。

皇親會昌侯弟顯宗犯法。上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姑免顯宗。以家人抵。侯為弟乞恩。不允。礼部郎中李和免一釋子通。權貴求為侍郎。上以李賢王翹言必不諭。又曰。景泰中。凡用人。今日陞官。明日遞行。非例。夫文武遷轉。未嘗接。言上。下。之。情。不。通。安。能。綜。理。

上因奪門諸人不便。各邊巡撫始盡去。久。悟不便之故。立補都御史。各邊之缺。時任用大臣。無不。文。連。細。酌。可。行。上召處士吳與弼曰。朕顧問文華殿以重之。擬以左諭德之銜。與弼初見。不能對。但稱病。不受官。上再留之。賜文幣。羊酒館之。復加溫諭。與弼以伊傳二字在勅。戰不能勝。辭。

益力。李賢曰。三辭不允。亦宜姑受。以合朝廷至意。上復傳諭。与弼受職後。亦不相拘。听其自在。秋凉欲歸。朕不固留。祿其終身。不亦可乎。終不就。下賢之札。自固初礼聘秦元之寺。至此再見。惜矣。弼所學。謗鄙徒。負盛典。絕後世。徵聘之寃。用悉如此。

上于章奏。若左右干預。無如何。私召賢商之。勅以獨斷。上曰。朕獨斷。不如所請。率形辞色。惟抑執沮之。彼必奪於公議。賢曰。臣。若。府。怨。是。激。之。如。陛。下。均。知。不。可。大。都。不。行。鄭。可以已。

時官校輕出害人。諳文達。今後非大故。重事。不遣鷹坊司。

內臣奏乞採獵。上不許。固請。上曰。即出。不許。擾害州縣。朕遣人密訪。勿自取戾。內臣以上言徒恐之也。每入境。有司惧其威歛之于民。聚禽而獻之。復命。上果訪得寃數。各杖而黜之。

上嘗語大臣。朕親政專勤。進膳隨分。未嘗揀擇。去取衣服。亦多隨宜。雖著布衣。人不可以為非天子也。又曰。如鐘鼓司承應。除特節奉母。后外。亦不輕舉。閒則看書。或觀射。入日。朕雖極暑。曾不揮扇。即宮中亦不令人職此。雖極寒。泣。不近火。亦不披煖耳。且防眼熱。

景泰逸紀

景泰元年。勅定迎太上皇禮儀。一禮部堂上官一員。龍虎臺迎接。一錦衣衛堂上官一員。帶領官校執丹陛駕。并抬輦轎。居庸關迎接。一光祿寺差抬酒飯至龍虎臺及清河二處迎接。一各衙門官至上城門外迎接。行叩頭禮。一總督并各營總兵官俱於軟塲門口迎接。行叩頭禮。太上從安定至東安門外。于東上北門南面坐。皇帝出見畢。文武百官行五拜三叩札畢。太上由東上南門入南城大內。嗣奉旨居獻閣裏。接用轎一乘。馬一疋。丹陛駕只於安定門裏接諸臣子。奉天門面奏。據唐玄宗天武例。上皇至咸陽。

法駕迎望賢樓上。皇在宮南樓。肅宗紫袍。望樓下馬。趨進
拜舞於樓下。上皇下樓抱帝泣。解黃袍。自為肅宗着之。肅
宗伏地頓首。固辭。上皇曰。天數人心。皆歸於汝。母辭肅宗
乃受。此良規。宜效。若迎駕安定門。失太簡。使外無所覲。
瞻亦恐宗室不無輕忽。大札缺遺。輿情訛議。特請重定礼
儀奉旨。齒情謫詆。未全憑信。恐以大札奉迎。或墮賊計。但
得大兄入城。親尊讓之札。朕自處置。東安門朕先行。叩
頭礼。隨至南城便殿。太上井座。朕行礼畢。文武官員以次
行礼。况兼太上傳言。迎接尤須簡略。悉遵朕命。再不許紛
更。

成化逸紀

成化四年，午朝，吏部九卿李惠等俱失期，聯名待罪。上曰：「尔等常勤政勉朕，若奈何羣急衆憲大憲，曰既到罪宥之。」十三年，雲南巡撫王恕以駕帖不行閑駕，具疏時軍丁盧安等逸外繫脫還，詔刑部郎中鍾蕃錦衣百戶宋鑑即訴忽百戶汪清漫齎駕帖行事，按例駕帖下有司禮監印信該科掛號各門照出，恕以駕帖不合例，又錢能等交通外國，攬擾東方之事。兵部奏節方在會同，不敢狐疑奉行，詔下所司究之上性仁愛，偶刑官錄囚歲上贖，工覽之雖當。惟。嘗時。如。為。勸。若。或。多。慶。者。以。手。抵。償。云。便。五。法。司。說。切。

緩之無妨。

時內臣用事張甚。南給事王浦等率同官上書言五事。其一保全內臣。如王振專橫。事敗雖欲呵護之。不可得也。近者大臣或行叩頭之禮。或尊翁父之稱。因而鬻官。擅作威福。今後內臣不許營軍營伍。置主田宅。其家人義子。悉令送回重籍。仍嚴交結之禁。凡大小故事。引誥閣大臣計議。斟酌自宸衷。俾宦者獲享名譽之福。上嘉可。乃施行。

二十一年九卿大僚以灾異各陳急政。吏科给事中李俊等直指丘紹、王良、尹璡等。令一監添設一二十員。或一事參內官五六士革。以致小布薦部總僉邊糧。招行

憤邪投敵。竒巧如梁芳、陳喜、章熙輩。大臣如殷謐、張鵬、艾福、杜銘、李本、劉俊、張鑾、田景陽、張瑄、尹直、李溫輩。或老懦無為，或清端不懶。而方士通流如辛政省、鄧常恩、接晚輩、在中外所切責。有旨認芳三人姑已之。殷謐等脩省弦省。常恩降職。繼晚為民御史。汪奎以上意未決。漫疏推晚。密結梁芳之懲罪芳。追奪往度牒。斬首西市。以謝天下。且言亡命負貶之後。工藝方術之輩。通行傳奉至通政太常鴻臚。錦衣中書。文思等官。太監顧恒。有何薰勞。而且姪五顧。瀆擾錦衣。李政首稟事之更也。有何才能而擅要通政。宜令刑司究革。以杜冗濫奉旨。各諉事官不究。徒晚齋之度牒。追取繳進。

上視朝有男、子行東、廄門、號呼御史于壁、劄規等執之。以勅詔送錦衣衛、已而坐壁、規擅執、謂當得奏、令守衛官軍奉旨拘錄、此必守衛借以卸責、上不內察、且待奏、男、子逼無可逃也。

上於宮北建祠、奉祀玉皇、所用礼服祭器樂舞、一依前祀、製造更製樂章、令內臣唱之、大學士商輅等奏罷之。

晉府嫡長子奇渭奏乞存恤先王時私自寧身二人在府任使、上不詳、即以其人送京、仍通行各王府及兩京公庫駙馬伯家、凡有革目男子、即送京、枷鎖、罰之六年。

和勇、遼北人、永樂中、祖和寧王、款復叛、宣德求為瓦贊、脱歡敗殺、王子阿卜只至窮、促悔命授都萬、勇襲旨憲使、以塞外積

功歷左都督。成化十年封靖安伯。食祿中府。弗提衛都督
察阿奴奏進海東青。上曰。此等野禽易令人蕩心敗膽。有
司其即却之。自是免遼東人參及藥材五味子。都御史有
奏。上曰。建州女直頻年入寇。民不聊生。且多被掠。如奏事
寧之日。例行。

老之日

寒上曰。王門士嘆。與其人。雖天不暭。且莫能。計。奏。舉。
因共。曉。終。日。晏。夕。紅。東。入。參。又。蘿。林。正。和。晚。晉。夕。休。
茶。所。入。本。上。也。東。青。上。曰。山。暮。唯。論。穀。全。人。微。如。期。育。
便。整。古。惜。昔。致。子。平。誰。競。安。財。育。林。中。亦。乘。跡。游。休。督。

弘治逸紀

孝廟登極之時。有掌酒內侍。適攜弄兒入禁。俄傳帝至。惧。
猝。投之酒甕。糜死。為同輩所訐。或以初踐祚乞恩。帝必誅。

之。

上少育仁壽宮。奉王太后謹。一日。上方櫛。而召方起。太后
勑門者勿入。上跪謝。繼之以泣。良久。免視膳勤。太后咸進。
溫辭加餐。久弗弛。

坤寧宮灾。親扶太皇太后避便殿。太皇崩。宮中行三年喪。
日不去絰幕。痛生母紀妃無辜。放鳩每歲建齋醮。未嘗不
泣。下間號失聲。

太監王禮求廣東採珠之命。上不可。因中官借外戚金夫人而重之。旨皇后苦請。上出藏珠賜后。誠禮再犯。不赦矣。庚申六月。西安郵縣道安里一車士毛志學。偶于泥水河得玉璽。方圓一尺四寸。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巡撫熊翀以獻。以上不好。李弗賀。

初。憲廟愛松江所造大紅細布。蓋名布。寔細絨為之者。工繁。歲額千疋。帝在東宮。曰。此布疋。數文錦。不以易。謝下御及正位。草勿上。會重陽。上口占半聯。索對曰。今朝重九九。又遇一重陽。卒不得其偶。

上恩閣寺專權。意令各邊分派糧草。俾有專任。授簡吏部
尚書屠滌。填奏瀟不能承。上親定之。戶部侍郎統千里。叅
政都指揮各統數百里。自大同宣府抵寧夏。溪山險阻。某
處宜搭木橋渡。某處宜作梯飛輓。睿箕井井如在目中。
上勤政。每日晨朝遇雨乃免。諭有事衙門堂上官由廊無
升奉天門奏事。或趨滑地。不問奏本或差錯一二字。不必
繩彈。經筵講官失儀。尤加寬慰。

上召都御史等問外事。都令巡按御史勘報。彼衙門權重。
任喜怒。顛倒是非。將奈何。令後務撫老成。有識量者。毋輕
用。新進之人。傳與各御史知道。

大學士劉健曾薦現任副都御史。上不答。健恐上聽不真。復高聲言之上。竟不答。他日。語劉大夏。戴珊。劉健。儘可與計事。但其門下人太模。不言其人。隱指字也。字稍自歎。後于正德初。大壞朝政。始服。上知人。他日。工部尚書李某晚近侍。曲行譽上。兵部劉大夏語及大夏。不答。復大震。大夏復。不答。上曰。朕知之未真也。或云可用故耳。司礼監陳寃奉命揀選坐營內官。上令劉大夏預辭。非例。上曰。若慮他日中害。朕在何妨。適太監岑璋者。恃寵。不欲預選。上諭之。矣。乃諭大夏。倘岑璋不至。為按以法。大夏曰。聞已有旨。朕語。未嘗傳出補本。何謂有旨。及期。岑璋果不至。大夏每寬合。

奏璋急事。內批本當拏問。姑饒這遭。璋惧。

上嘗召大臣幄中。問諸數政俱已裁定。然未有及內府事者。上曰。內府事獨苑馬光祿湏朕親理。因命科道官反之。令侍郎以下徃清二寺。裁減浪費。每寺月省十餘萬。又曰。天下有司不得其人。所議行皆欠具。無實濟。湏令吏部擇之於先。巡按御史核之於後。必得其人。人受其福。而後可。七年。海南羣有輸米其國而舟覆者。舟中零活。漂至依都。海中為巡海官軍所獲。以聞。上令給衣糧。館伴遼東。示以歸路。彙以廢命。不敢歸。詔令通事二人送之。仍敕其國王原其遇風不致深督。

內監虫蟻房虎豹犀象各有職秩有品料如虎之將軍象之指揮等本於唐昭宗或衣猴以緋隨班行禮名曰孫供奉又齊後主馬犬承應有儀同郡公等號孝廟諒陰節冗恐縱異物傷人但令絕食自斃可縱者縱之

后家張氏橫侵民田上令司礼葛敬及大理官往勘不直張氏、敬復命后大怒上亦憤怒詔旨輒微語敬勿外露后意。始勅金百斤賜勘官曰。駁驚。

進士潘鐸有疏久不下鐸虞不測忽宣鐸將善諭之鐸惧稱病同官為代鐸具奏上曰。鐸疏字樣多錯係不敬朕若批回諭恐挫其銳可傳示之。

當。尚文華殿。召閣臣。孫溥。劉健。李東陽。謀。選。許令。公議。批
詞。乃以次陳奏。上或更定。二三字。或刪去一二句。批。草。著
行。東陽謂自天順以來。三十餘年間。嘗召內閣。垂閱不遇。
一二。諫。如此始稱吁嗟。前未有少。尚書。閣者。自立。滿始。
十三年。大學士劉健等奏。視朝。是二散歸。家至皆里。如是稽。息。
恐四。喪。朝。貢。無。所。觀。聽。廣。改。文。移。或。致。廢。閣。況。今。告。還。啓。
嘗。四方。荐。災。尤。宜。省。惕。上。大。嘉。可。日。奏。事。二。次。特。勤。平。臺。
之。名。自。始。

十六年。台。罰。左。夏。少。事。不。可。欲。与。商。確。恐。非。卿。部。內。事。不。便。
许。卿。以。揭。船。轍。追。大。夏。力。上。言。詣。獎。上。輒。已。之。

刑部尚書閔珪。諱重微。忤旨。久不召。已判大夏斷使殿。稱
珪無他。上問古何大臣如此。大夏引孟子。臯陶執之以告。
上鎮之。明日名珪。而撤大夏案。奏內臣事。久。欲起。乃聽上
令司礼李崇。拉輿出。崇每工捕。左夏。大夏曰。與君踪跡。殊
無有。廻。旁輩曰。公當朝第一人。誰不欵眼。

十八年。召。煥闈。問殘法。何以不行。鹽課。何以日敗。時。上。又。通

奉貢

行。難以責下。又。科。精。多。得。多。償。失。工。令。嚴。勅。有。司。又。鹽。引。苦
拉。奏。討。便。行。夷。輩。奏。討。有。額。夷。輩。無。擣。工。新。部。盡。善。諸。弊。
侍。史。陸。儒。擬。草。接。速。人。役。上。以。舊。制。云。詔。李。商。明。考。國。策。
諸。臣。盡。言。尚。另。殊。及。

上大漸。劉健李東陽謝遷已受預命。帝曰：「已矣。自古云：作善有長年。朕自少有心之惡，未嘗為無心之惡。多有之矣。」至此大也。時渴甚，帳猶錦製。遷云：「何不進勺水？」內臣曰：「誰敢？」即何不以紗帳日？宮殿高寒，上鼻血滿衣數日。我做天子，不能一口水喫。蓋上以郊社感冒，院使劉文泰誤以為傷寒，反召御醫徐鎮疏、諺醫難治。及崩，閣臣請加誅文泰，內侍持之獄，不決止配遠方。或云上憂國用不足，尚書劉大夏曾奏內臣持權耗蠹非一。從此搜剔，國用自足。上入語皇后：「汝之內臣，諸大璫、慎黨尚藥，反其治。」

平生好學，詩辭並一

好文姬，才子比諸季。

吾聞君有此，誠以闕如龍虎，

年過六旬，安知其上如此。然君有此。

論著詩賦甚多，君之才氣，可以謂

天授也。君之才氣，可謂

天授也。君之才氣，可謂

天授也。君之才氣，可謂

天授也。君之才氣，可謂

正德逸紀

正德元年四月上始微行好騎射二年二月勅備上林苑海子竹殿三月取趙福等六十三人群育鷹子于內苑擲馬鹿豹房而復入大內悅錦衣于永漸習陰道秘戲永矯旨密囑二女善西域舞者以進得十二人上復召永女永以隣人白回子充之慮事覺致仕三年以競渡龍船為犯法籍南康縣民吳登頴等三家設民間善眩戲者以聞七年以賊平賜義子一百九十九人國姓朱德朱寧朱安朱國朱福朱剛皆至都督世襲錦衣衛指揮使而朱採朱靜朱溝朱恩朱規五人失身亡鹹得幸於上最八年立皇莊五

所、九年、一月、上數微行、至教坊司、觀樂星廟、為禮官以齋
門廡帷幕、至於溷、福畢具、凡一百六十二間、他遊幸率隨
之。十年三月、上習番經、被番僧服法王綽吉我等、見出
入豹房、命太監劉允往西番迎、佛率指揮千百戶甲士
千、以珠琲為旛幢、黃金為七供、饋賜鉢萬計、勅十年往還、
得便且行、處辦錢物、十一年、娶都督馬昂有娘女弟保卑
真妻、并名昂姬、不應、昂妹亦號、溺豹房彬、遺帝竊出逃、獮近
郊、數馳幸南海子、十二年、再突居庸、潛出、還幸宣府、即鎮
國公府第、稱曰家裡、過大宅、輒馳入、或宣其婦女、富民率賂
彬求免、時軍士樵蕪不給、至掠民居供爨、諸巡幸大率守

臣具膳送行。鎮監揀酒。巡撫進箭。時以駕未至。巡撫袖箭。會輦車從多。巡撫後上。需箭急。乃曰。若我做撫按官。決不如此。怠慢。終弗罪。迎春宣府令。女子執毬。共僧載轂。動毬擊僧首。如是數十車。上歎之。自宣府次懷來。迎駕者定。稱威武將軍。綠聯千前導。上戎服。裹赤劍而騎。諭群臣。衣撒大帽。伏道左。以次上紅梵。進金花。口不得仰。御臣陳羊酒金幣。齊声恭壽威武大將軍。上引卮。誇曰。幸威武手斬鹵首于榆河。入齊聲。叩首萬歲。賀夜子。入德勝門。宿豹房。十三年夏。因祭陵。後幸密雲。逐喜峯。過澠河。以流沙莹。意有宝其中。遂有搜。詭拾。称上獲。

口外七月。鹵犯邊。勅總

督軍務威武大將軍總兵官朱壽討之斬上卽祿也尋以
有功加鎮國公爵復出居庸歷萬全至大同居總兵葉椿
第稱鎮國公總兵府改都指揮俊所置二店為酒肆樓曰
官食券而不償至偏頭關索女樂于晉府樂人勝妻劉良
女善謳最幸左右得罪乞劉謳中一言為一咷而解于
是貴近都擅制編掠良家子女悅上後車數十日有免都
上不聞也十四年七月寧宸濠反勅鎮國公以沒軍都督兩
親征寧宸平上恭就師九月宴保定府堂尚都御史伍符
為藏闇之戲再不中投闇于地使拾之罰十數筋醉甚上
乃喜宴臨清為其草上視笑曰慢我甚初劉良女送上脫

簪以為記、上馳失之、召不至、則夜飛舸還、載與俱南、十一
月、至淮安、幸太監張陽第、漁清江浦、賜左右魚、責金帛謝
上、或屏侍從、徒步入淮安城、幸總兵顧仕隆第、十二月、至
揚州、監吳經矯旨言、上將刷處女寡婦、夜半飛騎呼門、駕至
衢道設炬、香霧漫天、搜婦女破墻壞垣必出之、分送尼寺、
得贖者、免知府蔣瑞為民請命、觸經怒、大擾上、不知也、上至
數獵城南、幸上方寺、令祁周括鷹犬、泰州并獵戶百餘、大
獵三日、得劉良女、諫乃止、閱妓揚州、撫按官進宴、却之、取其
值、至儀真禁屠猪示口、勘得百姓之家、豢養宰殺、固為常理、
但係國姓、深為不便、為

憲行移各府州縣衛所

以小稿上其已高者送

用如達、叢邊遠充軍閥

大江、幸民昌本家、瘦閣妓半送御舟十五年、迎眷南京、備
諸劇戲享廟仍用少牢。二月、上有泛浙磨江湘登武當之意、
以遂豫械至、遂入諸凍。用鎮國公鈞帖、令王守仁重上捷音。
議回鑿、受俘漁江口、避雨民家、夕宵望江樓、登金山、一舟幸
致仕閣臣楊一清第、受門闈之歌。幸閣臣靳貴弟、貴已故。
令番僧繞其柩誦經三匝、知府璠忤鎮守官、頭珠索從事
至淮安、都御史叢闡及總兵官頤仕隆率諸文武恭獻賀
功金牌道以花紅錦帳百十、戎服、橐、花鼓、吹入城、漁樵
水池、舟上、弱、起左右歡呼萬歲龍也龍也水御躬玉豫至

北通州大稱南征諸軍密受鎮國方畧、凱帰詔賜宸濠
免太陞賞、旋入京、擢軍威數千人、陳東西輦轂、陸完錢寧
等裸、反接、死者萃其首、標白幟、書姓名、弥望數里、上戎服、
騎觀正陽門下、浮者自東安門經大內出、十六年二月、卧
豹房、罷朝、大漸、唯太監陳敬鼐進二人侍、始追悔前誤、不
及矣。世廟立、諸佞倖皆被遣、乃無及徐鬱仙者。鬱仙故以
貶謫不羈、坐草衿、上南巡、至維揚、鬱仙獻樂府、稱旨、上數
幸其家、佇晚靜閑觀魚、隨駕至京宿衛、或共卧起、授錦衣
鎮撫、賜飛輿袋、上晏駕、并收以文名、得免、而臧賢伶官也。
又得上心、有媚乞錢

教習諸伶、濠遂因錢

賢得復護衛。上偶幸賢。

一茗。上問何自曰寧府。

上不疑及寧反宦官受寧賄者率指賢。乃衆數為寧間者不勝指衆囁獄司逮滅賢口死張家彞。

正德中入閣不由翰林者三人內惟楊一清以才望破例擢用。若劉宇曹元皆以阿逢監瑾得之。

世廟祀典說畧曰惟我太祖高皇帝應天作辟以繼羲農
堯舜而君天下傳至我皇兄皇兄升遐以朕為我皇考至
親之子命入奉大統繼承宗祧以主郊廟百神豈敢於理
不當為者而率為之孔子至唐而稱王至元而謚在孔子
當時凡諸侯之僭王者筆削而必誅之乃不体聖人之心
如此我聖祖初命天子崇祀孔子於學不許祀於釋老宮
又除塑像止令設主樂舞用六佾籩豆用十特存其號豈
無望于後人孔子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
何不幸身之哉于是顏曾孔伋並配於堂上父食於堂

一綱領。察而百目因之隳矣。茲朕不得不辯。所以防閑於萬世。設有謂朕以位而凌先師。寔非原心者。是為說。加以申記。且有通行。非此屢斷力行鮮不以群言或沮。

又御製失警或間有曰。或問变不虛生必有所召。夫宮中地窄。宮人有三四處一房者。又不肯相和。一人酣睡。至火焚身。三敲。巡者急救。則三十五房盡燬矣。此自醉起。非災變也。今下令諸省使事。務圖慎美。是則可為。若夫專譚禍福。務求事應。強為附托。陰中古人。暗亂人志。則自招督責。之過何辭。

凡勅諭多不由閣擬。率持長篇。于南京脩復太廟之說折。

表于一廟一主良是。但令奉先殿香火猶存係正義。

六四

御製明堂或問上既稱興獻為宗強入太廟又欲以明堂配父百世不迁而嫌於太宗特尊為祖以便展其私愛畧曰或問配帝為難奉太宗配庶可以服天下答曰太宗本時君之遠祖以父近之親尊之是非人道之正降祖為親經所未聞問曰汝蓋欲奉考配無乃愛親而不愛祖答曰明堂本義因秋時物成以報即人成于父之義故父配為正然則一世一易乎搃用周制為準以武王行札奉文王配之而已問称宗何為不適崇上之義称宗祔廟否曰祔廟與称宗是一行今文臣以祔廟必祧不如專享不祔从

其安於狼之無比也。豈有太廟中四親不全之札乎。問明堂之配、親盡將何為。曰：明堂之配、百世不可易。問太宗不得一配、將如何。曰：此假借以制時君、並欺太宗、為無道之甚。夫今日之始祖、大祖也。始祖故配郊也。今日之嚴父、獻考也。嚴父故配明堂也。問太宗功燕創守、究何以報之。答曰：皇祖極之、太宗再創、號稱無異于列聖。當以祖宗別之。同太祖百世不遷、庶見其宜。于是有詔頒行、尊太宗為成祖、尊睿宗欽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儉敬文獻皇帝、祔享太廟、藏主原寢、行李春秋明堂札於大內、公極宝殿奉皇考睿宗、獻皇帝配帝、為嘉靖十七年六月二十六日。

也。

陶仲文。湖廣黃岡人。以倉大使當刑假符錄進用免。嘉靖中官至禮部尚書封恭誠伯。子世恩以恩例尚寶卿傳習偽書招聚奸黨妄造方藥進小涵丹。其後子陶倣進九白及兜肚香袍。劉文彬進經驗仙丹。陝西鄆人王金獻五色芝得幸亦進百花茶酒。三原申世文進天水生元丹。武當山道士太康高守中進三元丹。咸託延年羽化為名。不過房中術耳。隆慶初仲文伏誅餘奸退匿。

絲綸簿久不在內閣。蒙刊之患自是日甚。正德中錢寧家搜得題奏年四十餘件。江彬家搜出阻抑邊情卒一

百三十六件。司礼監隱情不報。奉數百件。世廟初。此薄復
歸內閣。政事攸廢。凡內閣票遞。奉旨事件。開載摺帖類進。
占六科旨意題奉。逐日對同。蓋自大學士張璁遵承之
加。

臣士本東。萬曆三十五年。壬辰。清安軍降。南。不至。
事。難。有。事。國。三。系。軍。女。大。封。大。主。元。兵。左。軍。
者。如。香。沐。風。文。公。封。歸。錄。公。升。封。山。清。人。王。金。集。多。其。
號。楚。公。堂。之。學。其。學。其。學。其。學。其。學。其。學。其。學。其。學。
自。至。休。明。尚。書。任。恭。成。的。二。可。恩。以。自。公。尚。學。其。學。其。
斷。朴。大。能。氣。貴。固。入。合。大。幹。當。附。以。公。尚。學。其。學。其。

萬曆通紀

萬曆三十四年，御史曹學程以言事忤旨，繫獄十年矣。例而辛之年掌印太監出同三法司並錄號大審時法司穀請陳矩，二傳太后慈聖意釋之。

雲南民變，故內官楊榮上以左右言，欲歸罪有司，必得騎建治、監矩若口，得行勘結即。

崇昌長公主與駙馬都尉楊春元反目，春元不請，拂衣帰里，衆憲不測，卒召還貶令演禮以懲之。

此所謂「人」也。故曰：「人者，萬物之靈也。」

人者，有能者也。

能者，有以成其事者也。故曰：「能盡其職者，

謂之「人」也。」

故曰：「能盡其職者，謂之「人」也。」

「能盡其職者，謂之「人」也。」

萬曆逸紀

竑議始自萬曆戊戌侍郎呂坤以帝鑑圖說例編摹閨鑑圖說刊行尋皇貴妃鄭氏有序弁其首改鑑字為範字鄭婉承恩葉也標曰大明皇貴妃重刻閨範序內有脫簪勸講繼述仁孝之女誠章聖之女訓云云於是科臣戴士衡撰憂危竑議跋閨範之後具疏明參呂坤假託此書包藏禍心按竑議有云呂為此書雖無易儲之謀不幸有其迹矣閨範序中直擬繼述先朝母后將置太后中宮何地且云脫簪勸講母乃巧行媚道從古有宮闈與現任大臣刻書者乎破格之恩良厚知五十寶鏹四疋采幣胡為乎來且聞

坤所進金龍命書。盛稱三皇五異日。或又曰。呂后數詣而子獨與之何也。曰。當世名人。若張良蒙劉道亨。魏允貞。鄭承恩。鄧光祚。洪其道。程紹。白所知。薛亨。皆稱坤所見極高。夫唐閻執命。天子門生。宋奸弄權。神器宵易。今盟約已定。羽翼已成。子韋布之士。豈知國家大計。後署燕山。朱東吉頃首跋。司禮陳矩直以上聞。鄭戚畹國泰承恩等。隨有辯寃續言。指戴與樊黨同非聖。并請急正青宮以息群惑。府云樊者。全椒知縣樊玉衡也。玉衡踵有疏。故并及之。二衡坐遣。有旨不必深繩。至三十一年。又有續憂危竑議刻本。外題國本攸關。亦用前憂危或問体略曰。或有問于鄭

福成曰。今天下太平而先生常不豫何也。福成曰。此日事
勢正賈生所謂曆火積薪之下。豈以儲位尚或未安乎。曰。
然矣。從官不談。尚寫他日更立之意。大率母愛者子抱。以
鄭貴妃之專擅。同天豈難矣。何以知之。曰。以朱相公賡知
之。賡者更也。相公倡之。誰敢不附。庚之門仁義存。誰則捨
富貴而趨死亡。然則衆附可數乎。曰。可。文則王世楊壽孫
李汝張。武則王之楨等陳汝忠王名世。而貴妃主之於內。
王承恩鄭國賢。此之謂十亂。魯論所云有婦人焉。九人而已。正合文王捨
伯邑考而立武王之義也。問此數人。將胡為乎。曰。數公人
傑。有世揚汝忠。則靖難之資取之京營自足。有文三邊扼要。

矣。有璋駐保宮，勤王弗至也。有之楨宿衛禁城，誰則斬閼入乎？問濟與否，曰：監矩與妃鄭比周上前，胡不濟？或曰：蛟門無說乎？則曰：蛟門陰賊，善規避，不身其咎。後署吏科都給事中，項應朴撰四川道御史喬應甲書題有萬曆某年無月日上怒詔嚴繹時閣臣歸德沈鯉主票本頗為蜚語所中，鯉于閣中供設天啓聖聰牌，入必禮之，不數日，錦衣崔德緝得皦生光弟生彩，按生光原係順天府學生員，先年曾自捏名印，造妖詩，將以中鄭戚包繼志，并危鄭詩曰：五色龍文焰碧天，誠書特地擁祥烟。不知鄭氏秉黃屋願，獻金錢壽御前，後署松風在客題。而生光出名作跋，臣偶

從郊外貴家庄拾得此詩。讀畢痛哭失聲。左右驚覺奪去。
臣歸歎曰。渠家陰謀羽翼成矣。凡我臣子。誰不疾首。故直
書之。或以散其黨云。則刊板印貼鄭皇親門。各飾術盡
有之事。蓋坐草於擬成父之自戍所潛歸。改名徵揚。字寬
之。又刻有恆石岸游兩草。而粘璧十大說內。郁爾大寃未
白。而規于小侮。尔大忠可傷。而規于曲謹。芳語時會
審者數。獨刑部尚書以為未允。礼部尚書李廷机主筆。定
招十一條。一造意報仇。一妖詩後有侯之門二語。妖書內
復有之。本犯原供。曾皆記此語。一刊工徐承惠供。工銀三
錢四分。驗字正合。一所與工價。尚欠一錢四分。一承惠供

刑刻無邊檔後無年月。今邊檔無後有年無月。一本犯子
繳其篇供散妖書時見書面票簽有國本收閱四字。蓋誤
攸為收也。一承惠票簽有閏字即滿東廟姓。一妖書內有
伯邑考語出禮記檀弓。本犯做生員時原習禮記又本犯
詩集有讀檀弓有感一題詩據一本犯妾劉氏供生光卧
房託病不出數日已索刀劈木燒炕一妻妾子女無不招
承及寃同謀招無一字一會審次日親招情真罪當萬死
無辭又次日親招自作之孽本無同謀親革在案一東廠
陳矩問何故波我供云廠裡問相連別官供云要緊衙門
蓋預防黨鄭即喬項二臣。招是恩捏時其私無供瘐死獄

中則四明興歸德沈江夏郭素以議謐及爭楚邸有郤欲
激聖怒以井心諸不與已者走使監矩毅不從又御史
廉丕揚度必外轉用內監賈忠貞謀妄指僧達觀捕治獄
死有偈云鑼聲不斷鈴聲續誰是聲。妙詭是聞因憶法堂
鐘鼓後古來更夢任紹緜聞者寃之諸波及者金吾周嘉
慶張魁禁衛王之楨琴士鐘澄醫士沈令譽百戶劉柏時
尋仇互射疑鬼盈車殊非政体然得是舉而震位永安未
尤非生光放言之所貽也生光坐櫟妻子戍邊事後預會
審御史沈裕嘗出差道疾相傳病中見生光索命自悔案
生光涉孟浪竟死又中書趙士楨自生光見收輒神氣沮

喪、得病、亦驚呼生光在眼、遂相傳妖書不自生光係誣服
刑部尚書者、蕭大亨也、以亨不從、益疑。

妃嬪逸附外戚

滁陽王幼子郭老舍。洪武四年有旨說與郭老舍汝再三
苗不佳汝田有二所庄田我仍賜汝戶部官開除糧草十
一年以隣人貴童兒事詐誤出之十七年廟碑稱滁陽無
陵今滁州衛中百戶王傑等供王祀事廟守省日與蜀王
之國掌衛印者主祀宥氏分獻二十八年老舍潛還鄉為
費謙所發解黑窑場做工上面諭放回老舍卒諭葬立碑
其後裔謙昇信號歲一朝弘治中琥以劄帶為奉祀嘉靖
中下與印信止與原授職銜不許干預祀事琥生厚
洪武中附馬都尉歐陽甲偶四妓佐飲上怒逮妓急一

胥曰。大賄我。活汝。若盛粧艷飾。可僂免。果臨刑謁上。裸跣如上。曰。痴姪子惑人。無恠都尉免死。

太祖賜秦王妃王氏。係元保之妹。為故鄧妃所妬。上聞。召鄧責之。鄧言不恭。乃命宮人以油楮炙殺之。改冊王氏。秦王換不敢違命。鄧有二子。怨王妃致死母。乘王早朝。縊妃帛。氣盡。懸之梁。王知強死。恐累二子。以病歿。聞。

初。憲廟在東宮。多寵。英廟聞而戒之。更侍以老成者。萬貴妃長於上。十有五與褚五兒同預台。又皆被寵。濫英廟召。各杖百。褚死。萬絕而甦。初。憲廟欲幸萬。要上。舷以我為妃。始奉命。憲廟輒與誓。後御極。遂有偶尊之惑。太后孝肅。

史稿諸家之賢
縣文稿名累州
入懷良

語上萬雄悍、何所取。上曰：臣有病疾、非妃撫摩不安。妃智
謀、外結中貴梁芳等、招納權貴、嘗男子憤服侍左右。孝穆
侍上內藏、生孝廟。雖監敏露之太皇白之上、不敢令萬知。
託宮牆圮、往視孝廟。自助壙、出時尚東布褐。上問誰為汝
衣。曰：姐。問何食。曰：乾鹽飯。上惻然。仁壽宮太后撫養之。
未几、萬毒孝穆薨。孝廟立萬孝。御史曹璘疏。光皇妣薨逝
之由。請遷妃葬。縣丞徐頃再疏。下內閣擬旨。時大學士萬
安劉吉尹直意左。三日不發。尹曰：遲。而衛門言之。必云
況閣。何以謝責。遂擬法司看。來說劉曰：法司要拿人。不便。
姑着禮部。請拘萬家親戚內眷曾經出入宮闈者究。

問萬劉惧甚。尹慰之曰。此事只宜寬處。劉加額曰。此盛德之言也。頃太監覃安請旨。劉擬先帝存日云。覃搖首不。然尹竟改擬宮闈往事。朕承皇太后洎母后宣慰明白。恁說的都是外面浮說難憑訪究。姑從輕處上允行之。鄭黃児少與昭聖同戲。上無子。取之入生武廟。張后以為子。赦不聞內外。後黃児父玉坐內失銀茶壺事。罪流武宗時。玉欲自白。為劉瑾所誣。死。初。黃児與伴趙氏泣請太皇太后終老。太皇乃召王太后囑之。太后呼東宮密示所生母。併趙併。後鄭美人者語洩。張后拂上。命送黃児刑部。仍以大卓闌、密掩歸。竟老死太后宮中。

童妃者。福王長子由松之嫡妃也。時未稱世子妃。先是崇禎甲申。福府被賊所屠。及王常殉。愍死。世子由松。由松弟由栢。失所。眷屬星散。各不相顧。世子携福寶奔淮上。巡撫馬士英及各鎮擁南都立之。己鎮臣劉良佐與巡撫越其傑。巡按陳潛夫奉皇后童氏入南都。有詔不許。走謁。指為妖婦。詔獄。潛夫坐不敬。亦併見收。鎮臣等免議。余曾晤潛夫。云童氏自叙世子由松嫡妃。情寔鑒。一時輿從尊稱。妃亦宴安無懼。遂以南歸。余時心疑甚。上既勿顧。即賜見可見而閒置之。亦可。何至乍為妖婦。妖婦者。挾媚術惑世之稱。與道遇。宮人不合。即誤進一宮。人可無罪。而詔獄胡

為且童草奏縷々錦衣馮可宗訊得之皆宮中事非民間所能與聞者。搶呼擲地嗚咽甚曰願得望見至尊一言而死匪最閑功情不至此而上得奏不一省視直抵之地又胡為也或云上初稱元后李己故方窮採蘇杭佳鹿不復念舊果尔託他故慶之古不詛之主亦往有然必不使一聯山龍何也至壬子在永晉南中錢秉燈言童氏寔世子由松嫡妃竟以世子得南面隆重而棄故人為大飲恨其寔世子由松出亡弟由栢獲遺寶遂自称世和偉立童氏路逐不知即初擁戴諸文武故不知也詔童氏就訊鄙太后知之閣部馬士英知之諸在廷故不知也李氏或即

由栢元配恐路淺之。遂云李氏道失而不知亦竟失也。嗟乎。果常洵在寔。得罪光廟。不當立。而况世子由松。而况偽世子由栢。篡兄而矯立也。當時諸大鎮皆以帝忘其故后。寔本良佐。不誣而適。奏偽太子王之明事。遂謂而大失德。江上解体。以至于亡。豈知國寶真而護寶者假。事有不可測如此。安得福府玉牒所載一証之。按秉鐙得之故內侍然。則故老亦多言之矣。或云大悲和尚即是。由松當不必然。童氏南都敗後。削髮為尼。後避迹六安州某庵。猶自稱皇后。事覺。訊者示以危語。令諱之。

諸王傳逸

岷王懷母周妃死不得其所封岷未行思犯太祖山陵以報母死之憾逮文中不遣之國文皇得國慰勞之王見上不稱臣且有謾言上不悅欲以事誅之王乃惧逃之武岡詔述王王列画圃于地曰願得草屋三間而已詔從其請改封雲南治郎以棧蓋之至成化中迺得易以瓦正德初得給糧後祿三千按正史棧亭居王似太貞不及情迺之說或可有也但洪武末有罷建岷邸待十五年沒之諭仰居詞之獻亦製樂章新声上之上答賜優衣

周憲王有燦為世子時博學善書習聞其父定王懦元宮

趙簡王高驥。文皇三子也。自勇精騎射。嘗疾馳馬入邸門。手拔門闌馬止。復双股挾馬腹。懸地尺。語曰。文不遇周世。子武不遇趙簡王。

高驥反。宣廟親征。既將薛祿難其副。或推張信。年七十有八。上老之。揚文敏榮曰。靖難時。信與煦。同事智力。足服煦。且未老也。從征。賜善馬。高八尺。信重鐘執戈騰躍。上壯之。兵將至武定。煦問大將軍為誰。曰薛祿。曰。祿易與耳。先鋒為誰。曰。張鬚。老且死矣。安得至此。及審視。果信也。驚。軍中色沮。既執煦歸。凡其所造兵甲。堅利甚。悉輦上供。及英廟北征。倉卒行。出所籍兵甲。不更製。土木之敗。悉

季沙漠。

寧王宸濠敗，其從來貨賂薄籍為王守仁所得。江彬按籍依位之尊卑，鬻脫之。王尚書璫有十三書，夜上摺銀三萬兩，折膝以請。彬還其書，如璫免者甚衆。嘉靖初，悉捕宦官璫亦坐下獄。猶以賂行宦官，幸免死。論者曰：使盡法以警交，逋伏終日失此，萬不能復。洪武中抑韌矣。噫。

鄭王厚烷泥古失言，為盟津王子祐樞所訐，奪爵降庶人。安置高牆，其長子載脩封爵如故。樞遂欲奪理府事，奏下禮部、刑部尚書徐階議得親王因事奪爵未經奉旨立。何郡王承緒國祀。按前此子雖未見罪，始則降封，後乃得嗣。

其父始封之爵者。遠庶人貴洽長子豪塤之封長陽王是也。父子並有罪降庶人不得請封者見浦與其子祐柄是也。罪止其身子得襲爵但未封世子擇郡王署府事已而彼此相許仍封其子為世子勅令嘗府事者慶庶人世子鼎植是也。父既坐事即全其子嘗府事者岷庶人彥沐庶子譽榮是也。至於親王冊寶非干大逆如寧濠者例不進繳。今鄭庶人比之貴焰見浦奉旨改令旁支承継者不同。即載嫡子父烷所犯情罪無干幸保封爵。叱之豪塤先為庶人反祐柄有罪降草者亦異本部不敢援岷世子譽榮慶世子鼎捐例請命載堉管理而援革昌王例請令河南

撫按奏保倫序相應賢能素著者二人以俟簡命蓋以予
奪之極且如此自朝達其人之賢否當稽諸公論也枯槁累
奏固快私憇相應罰治上可之

本國對外為財政而發行印紙
票。此種票為印紙票，人之賀否，當發給。其餘以該稅票
票。奉旨諭。時。此印紙票。素。普。告。二。人。知。於。印。蓋。印。印。

大事逸

勝國原俗

粧。綱京志。食生寢寢。貴壯賤老。逐水草。無定處。行則轡一而
息。其嫁娶先通。掠至其室。乘牛載。乃以牛糞。脫馬為驥。髡
髮。磨礪。病則艾灸。或燒地。卧其上。或刀杖。患處出血。急。兵犯
為。貴。藝則歌譯相送。以絳繩絡一肥犬。燒而送之。凡徵辟。
刺亦為數。以金鏃箭燭射之以為信。後不盡此。狼居胥山。漢
霍去病嘗封此。浚稽山。李陵戰肉虜。燕然山。去塞三千里。浚漢
窯。惠敗匈奴。固移于穆。魯山。直接匈奴金微山。又平歸罕。韓雞
河。源出於此。即元太祖鐵木真生處。撒兒山。漢武中授兵

周興追幽多遠禽胡山洪武中賜名永樂中犁庭勒石銘
曰渤海為饗。天山為饗一掃胡塵。永清沙漠。育白雲山。賜名
薦山及沙角凌霄峯。立馬峯。又銘瓦石峯。第石峯右曰惟日
月明惟天地壽。勒銘天照之悠久。臚胸河至冥河。清豐河。神東原
永樂中賜名。又詔清流泉於五日於樂山。因號魄函。山高水
清。永彰我武。鳳凰山。沙城即尤之中都。興和為陰山之背車
駕。嘗至鳴鶩城之北。東西有大小白顏山。可通關。平從五
雲闕。錦雲破。歷幽川。至合交河。即今哈喇火州。又天德等大
泉。永樂中賜名。至長清塞。上賜名。射南宗。北斗矣。濱渤海
而潤。納滂洋海。周千里。韓雞飲馬。凡七百程。其中永樂中賜

名玄冥池。土刺河。永樂中敗幽。改名殺胡頭。凡犁庭五師。
自宣府出萬全右衛。達興和為西路。由土市驛徑雲州。以
達開平為東路。宣府邊西北望為荒林。侯曰宜焚之。以襄
幽射獵。中路北望。雜山深林塞。多便古塗。宣府東營相望
重焉。宣城環繞于外。為陵寢藩屏。尤要。名大和寧縣。即初
名和林者。高元太祖建都之地。

祀典

國初郊廟社稷先農為大祀。山川帝王先師旗纛為中祀。君子降先農。上甲祀諸神為少祀。初祭服或具通天冠絳色皮弁無冕。禮部尚書張養奏上祀必用冕服奉軸。嘉靖中以朝日夕月天神地祇為中祀。大祀致齋三日。中祀二日。牲四等。犧牛太牢。少牢。色尚鮮。或黑。天地日月加玉馬。玉三等。蒼璧黃琮。及玉。大祀牲八祿九助。中祀三助。小祀一助。殺不用牲。用畢脯。從其族也。或用素羞。大祀中祀有制帛。五等郊祀奉先。祀神。展親報功。小祀素帛。祀佛帛。王國司府州縣。六用帛。少祀則否。有樂。四等。九奏。八奏。七

奏上。奏有歌。堂上舞。堂下舞。皆有文。有武。先師
六佾去威。少祀則否。凡助祭文臣五品。武臣四品以上。祭
社稷無陛。大臣五六人陪拜焉。小祀則否。嘉靖九年。更定南
北郊。皇天上帝南向。太祖西向。東西各一壇。太廟也。賜東西。
太廟遣文臣揖。夜明遣武臣揖。太廟以冕服。夜明以皮弁
服。拜跪飲福。受非一例行。太廟時享之禮。洪武元年。四益
歲除。凡五、二年。以清明端午中元冬至分四時。祝文稱孝子
皇帝。不得稱臣。或令長子某揖。不得稱皇太子。諸祭果寔不
額。自即用之。著為令。三十一年。上幸太廟。顧庭爛梓而愴、
泣下。因言初太廟安主之夜。夢皇考呼朕。西南有警。果有。

禮報神無不存。凌人執齋祭。以安陽降成化三年。南京司
礼監家丁院權盜盜南京太宗神御珠冠圭璧等物。伏誅。按
宗廟前殿後寢殿。又後祧殿。皆九楹。各翼而廡。寢殿藏之。
為同堂異室之制。嘉靖中。入獻皇帝后主于毅皇帝之上。
四祖奉祀景皇帝而不得入廟。李攀陳皇后別殿奉祀立
奇特。皇帝祭太祖。分大臣八人祭。諸帝。分內臣八人祭。
諸后立夏及立秋。立冬時。祔太祖南向。成祖西向。上于七
宗。七守仁、英、孝。而附以睿。東叙西向。宣、憲、武。西叙東向。冬
季中旬。擇日大祔。四祖与太祖異。蓋南向。成祖以下。如故。
皇帝獻德祖。高后。大臣十二人分祭諸帝。內臣十二人分

祭諸后奉先殿。洪武三年建於乾清宮左。每日焚香。朔望薦新。歲序乃生辰。皆祭以饌。用常饌。行家人礼。嘉靖初奉皇考。興献祀世宗。隨別立崇先殿。既入主太廟。人頤奉先而承天隆慶殿為興獻陵祀。大饗殿者。世庙。故宗祀。皇考以配上帝。乃撤南郊大祀殿。建大饗殿。享上帝尊謚。皇考獻皇帝。侑享是秋。殿未成。乃先享于宮右軋闕主極。宏殿既升祔太廟。仍藏之。寢寢。大禮之禮。洪武七年。御史呂祿與權。請祭帝所。自出。上為不行。嘉靖十年。上親撰祝文。書神牌於太廟。曰。皇初祖帝。沖萬祖也。而配陳牛羊豕各一。礼三献。樂六奏。舞八佾。祭畢。燎神牌。奉慈殿在奉先殿之

右孝宗以生母^{李氏}太后不得奉太廟及奉先為特設祭之已而憲宗生母孝肅入祀而興獻生母孝惠即太廟入嘉靖二年憲皇帝后不得奉太廟祔入十五年立孝寧皇后十五年乳官清奉孝肅於裕陵孝穆孝惠於茂陵上又以皇后太皇太后卒子孫尊稱若稱睿皇后純皇后人嗤于嫡改小題皇后不得書帝謚自是置奉卷薄禮備凡功臣之副洪武中次中山王等十二人一序洪熙初次河間王等四人一序嘉靖十六年進武憲伯六王之下群王之上乃營國之郭英入值列永獻侯之上威惠次寧國侯之下祐廟之設自孝宗初立憲廟宜升祔時德祖孟英守九廟已備乃歲桃夕

魯楊守陳言天子礼。七廟祖有功。守有德。凡。歸太祖。歸。孫始祖。以加端。不以統端也。夫七廟之間。既有始祖。又有太祖。太祖配天而正南面。名廟。尊。未。上并祧德。懿。愍。三祖。自仁祖以下。為七廟。以後太祖百世。不祧。南面。祫。第則尊德祖。礼臣周。漢。魏。岳以為德祖。視周。后稷。太祖。太宗。視周。文武。宜皆百世不祧。清建祧庙。祧。自。懿。祖。始。上。從。之。

按古稱郊天。天子得行。社則諸庶得行。尊卑。判矣。今祀但別陰陽。而尊卑微寓其中。若合符節。郊。廟。五。尊。妣。大。不。合。礼。觀孝慈錄之喪生磨。妣。列朝。生磨。妣。之。益。禪。如。后。尊。卑。以。禪。率。年。於。元。始。之。景。皇。既。仍。帝。歸。何。以。

多識多廟。禇獻既喪入太廟。若邵妃之謚孝惠。渴與奉先舛。禡更甚。內臣職洒掃耳。外臣交通者有罪。而特享時祫大祫。內臣得分祀。諸后則又何況也。後加子列矣。奉慈意起。崇先亦以意起。不以世終。一朝可也。若世廟則妄。擅世家以私其所生。隔於尊是不知。形於尊。抑又有所親也。七廟益三世。蓋為九國公以穆考。而德權宜。如此而直指為九廟。全失古制。即郊而配祫。明堂配廟。以有祫。五文五功德。不可混。故權宜為之。乃可以無名之始祖。與一之第四祖。一以尊祫。一以尊廟。為不遷。是誤。謬權宜為正。一之。謂時者安在。配

天南面不易之制也。太宗之並于郊抑胡為乎。父之所達子乃舉之。初配天者明有彼此而廟而配天。將何從若興献天子而希志配教。矣。脩享誠意列廟下可。若營國。

于郊抑胡為乎。父之并配太宗者之。元祐入之不可。

請正北嶽之祀

北岳當祀于山西渾涼州之恒山。弘治中尚書馬文升嘗言之以為今南祭於曲陽縣者未是。事始于李唐飛石之祠而宋地不及北岳所在。故志有恒山飛來之說。今宜改祀恒山為允時禮部尚書倪_{正奏}寢之緣父尚書謙_{壽于}于曲陽而得岳因名岳不欲忘神授故堅執舊志寔大舜北巡向在渾涼不惑也。後嘉靖中或議既已都燕當別建五嶽。引周都酆鎬時用吳嶽為西嶽為証。卿范拱以為非。是議略曰軒轅居上谷在恒山之西。舜居蒲阪在華山之北。以此之_之所都而之設祀事遂。

皇莊 皇店 皇畿

天順八年，憲廟初立，以沒入太監曹吉祥地為宮中莊田，在順義縣安樂里板橋村。皇莊之設立始此。自是東宮亦有莊田。和治中建立皇莊七處。戶部郎中一月軒言天子藏富于民，安得有莊。後厲民宜給還民。占宜革莊名目，佃種責租。有司併解。

正德中，皇莊及皇親功臣各莊田，順天等府內共三百八十九餘所，合計九萬餘頃。按宣廟中許直隸開墾荒田，正統六年，始令從輕起科。景泰中革自莊田為名，著榷倖親膳之輩授獻、奏、討、心、額、七、倍、矣。皇莊既立，遂有管理太監、所、南、北、全、錄。

帶旗較品。名下多為信社、輪官。閏。二三。入稅。寡已。不
啻。八九。因以圖求市利。更名皇店。奏討鹽引。名曰皇鹽。

十萬石。令加六無算減。每石一百錢。運出。日五石。
五石。半。酒。水。以。鹽。之。而。令。通。日。遇。天。終。夜。也。物。三。酒。

聲音時。在。古。李。聲。之。

或。半。減。之。路。計。鹽。可。直。鹽。之。鹽。之。鹽。之。鹽。之。

口。中。東。北。海。每。十。株。大。鹽。之。鹽。之。鹽。之。鹽。之。

四

株。一。大。十。鹽。之。鹽。之。鹽。之。鹽。之。

年。鹽。之。鹽。半。海。鹽。之。鹽。之。鹽。之。鹽。之。鹽。之。鹽。之。
又。鹽。之。鹽。半。海。鹽。之。鹽。之。鹽。之。鹽。之。鹽。之。鹽。之。
又。鹽。之。鹽。半。海。鹽。之。鹽。之。鹽。之。鹽。之。鹽。之。鹽。之。

寧濠之變

正德十四年御史蕭淮疏。寧王。遂。畧曰。寧王。王遵。祖訓。包藏禍心。招。已。納。叛。潛謀不軌。交通。一。杖。積有年歲。如致仕侍郎李士實等。皆今月亂臣賊子。養癰已成。宗社安危。匪細故也。給事中徐之薰。御史沈均。章入時。監張忠。欲附江彬以傾朱寧。諷內閣降勅。切責鎮巡楊廷和。以前復護衛故內恩。適上令駙馬崔元勘寧。廷和憲如宣德中駙馬袁泰。釋趙府嫌疑。勸濠上護衛自贖。濠以舊制抄解官眷。始遣駙馬。激起以士實為太師。劉養正為國師。奪船順流襲南康。知府陳森等遁。隨襲九江。兵備副使曹雷。知府汪嶺。及崇縣。

官屬之遁。濠令師夔守之。叅政李敷同南昌府學教授趙承若旗校十二人。賈濠為檄榜諭吉安。至黑潭。王守仁哨獲軍門。守仁以僞檄聞。疏中切責。以止巡邏。逐奸諛。為望似未力言除湯方畧。濠以劉吉為監軍。王綸為參贊。指揮葛江為都督。拱樞弟拱樞。葉總一百四十餘隊。分五哨。困安慶。不下。南畿巡撫李充嗣告變。會議左順門。兵部尚書王鑾獨信守仁。能禦。乃率。項刻還十三疏。首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命將出師。伯方壽詳防江。都御史俞諫淮兵翼之。戶部尚書王鴻儒主給餉。王守仁率南贛兵由昭吉。都御史秦金。李湘兵由荆瑞會南昌。李充嗣鎮之。江許廷。

光兵鎮浙江、壘蘭鎮、嚴真防永州霸、傳檄諸路。但有能倡
義、縛反者。封侯。仍令南京自守。備操江而下。咸自陳。取上裁。
務在得人。以固根本。蓋變自舊。文成便宜。時已暮。及此視
濠如魚釜中。無為也。建吏部尚書完。及太監萬故。奏用盧明錢
寧。臧賢。丁徵。籍其家。散上銀二萬兩。贖免。仍掌司礼。守仁
會師樟樹。自知府伍文定而下。同官袁州徐璉。臨江戴德
孺。贑州邢珣。通判則吉安談儲。瑞州胡充。至童琦。推官則
吉安王暉。南安徐文英。知縣則新淦李羨。泰和李楫。寧都王
天與。萬安王冕。及贑州都指揮余恩。守仁。和書牌誓。軍中軍
伍不用命。斬隊將。隊將不用命。斬副將。副將不用命。斬主

將。總以便宜行。遣奉新縣劉守仁。堵間道。襲破賊。伏新舊廠。南昌營。梯衝入。執供船等千餘人。官眷諸君從行者。咸自楚。豫歸援。或請堅壁避其鋒。守仁曰。不然。賊已氣沮。先声奪之。時遇賊黃家渡。一戰。賊潰而亡。我兵小却。文定砲火烽鬢。和巡斬賊吳十三。豫退樵舍。猶晨朝責其軍怯。守仁令乘風縱火焚之。賊靡。斬溺死者萬人。上親征。至良鄉。得守仁捷奏。止。蹕有曰。逆豫謀之始。逆料大駕必將親征。先于沿途伏有奸黨。期為博浪荆軻之舉。或有意外。臣乞莫聽。宜赦。浮關門。式昭天訃。布告天下。不聽。守仁語張永。江右困極。復以兵臨之。初。督撫復起為亂。所當長慮。永深然之。徐

曰。吾此出為羣小在君側。意點輔聖朝。非益掩功。來也。永以孚赴行在。監忠接給事中祝。精御史章。倫肆蜚語。蠹守仁。守仁微諭市民。走鄉而老。羸候門。搬犒北軍。忠等預某勿受。以難守土。守仁開城。送北軍離家苦楚。且冬至北軍。見寒塢心酸。欲歸。守仁諭居民。當敦主客。礼邊稍有拾遺。北軍曰。王都御史愛我。安忍犯之。忠曰。未泰未暉。自詛輕射。黠軍罪以弓。大強守仁。守仁三炭。三的。軍中喝彩。泰暉邊將意快。

改書瓊崖碑

周大禮嘉靖中僕兵東粵至瓊崖泊舟處有碑穿立載元年月大書九字大元張洪範滅宋于此大禮見之大言太祖驅胡先合春秋大義尚詔仕元諸臣勿入賀不欲以滅元志喜且曰吾祖父世食其毛帝王廟不削其位洪範何人不自回念若何地位持何名理幼詰無遽遂立削此碑更書宋陸秀夫死難于此八字大禮家子知以進士歷官

論曰大禮政績不甚著獨此八字可揭于天

讀書人數知其事者辭之、笑而詰之。

集書宋哲宗大觀元年正月一日，大野子啜啜士墨宣
入府官舍，金紫郎中吳叔林同出請坐。啜啜立，謂九
天子曰：「吾父受其手，帝王廟不精其外，無以成其
內。」啜啜大呼春在大昌，尚書入覆不答。奏

平日，大書此毫大士堯無道遠宋子山大野具多大言大

風大野森森，中韓安東是之。參皇於其氣，亦罕空立薄云。

俺答犯京城

嘉靖二十九年八月、鹵俺答入古北口、犯都城、先是大同人趙小挨、素狡通鹵、春從鹵中來、称鹵強、請撫鎮用一妓、詐称總兵女、送俺答求和、撫鎮怒、笞之、小挨從墩軍暗招鹵、曰、直至北京正陽門外相會、是夏、大同總兵張達副將林椿、皆被殺、總督畢巡撫郭宗臯、陳燿、謫戍、時虜喜峰外屬鹵、通俺答、八月、從古北潰牆入、則蔚、撫王汝孝、猶報軍守嚴、射退鹵、反奪馬匹數多也、京城戒嚴、陸錦衣炳以衛兵布皇城四門、兵部尚書以勇率四營兵駐京城外、威字四營登城守、大三營補之、各文武大臣督監九門、其肅

撫王儀梁通州東直門、安定門、崇文門得勝門俱督鎮營
守而朝陽門仇總兵薦主之已而鹵在白河東岸上賜薦
平湖大將軍印移營東出上感邪議城外兵半入護皇城
會各遣援兵至鹵渡河結陳東郊日夜火光不絕直到東
直門外從馬房執內臣八人去鹵縱八人歸上番書求貢
并言衆額引路事城外居民被傷盈萬號聲徹西苑上令
開門入保鹵掠諸婦女酣飲大教場中上逮王儀及參將
劉錦等內外失事諸臣是月鹵至白羊口半從橫嶺及懷
來張家口出半復回欲騎天壽山總兵趙四教發空砲恐
之疑伏不敢入紅門仍出古北口去通計男婦被殺且擄

合六十萬、京邊軍竟未與虜一戰。將急於諉避、兵習與惰。
游鹵衆已入古北縉、紳尚為長夜之飲、聞報震懼失措。兵
部按空籍而不知所遣。戶部守帑廩而不知所叢。器械必
閑請而後可給。丈移必轉輾而後可通。至于犒師之費、禁
鹵之具、直同兒戲。豈有乘機應變之略乎。使國家有任事
之臣、何必委大權于狂豎子如鴉也。

長安門外桃李滿門面也春風綠是人馬
爭道行車日暮天寒酒館人聲起處人名不絕耳
之到前心乘入熱毛毛望毛吹蕭山人地上看春
曲之共直同與過皇麻來川東東之柳叶因采草
聞故西人百呼大聲必轉轉而歸而血立而歸轉之嘈
嘈耕夫婦而不呼而嗤矣呼者勞桑而不吸而萎苦其
罪而棄之也古夫婦中尚盡棄而少婦間耕桑皆苦其
役六十而京金車竟未與焉一婦耕夫夫耕夫婦與耕

召對初政

天啟七年烈皇初立九月朔召對伊始自此凡嚴諭如母相沿習套如輔臣擔當州縣勿更調勿加派如嚴禁交際納賄如命李襄城守鑄專理京營湏盡草從前積弊如勒定挾囚之費如因亢旱齊居文華殿命清刑獄凡明諭如文臣不愛錢武臣不惜死如武為文所轄文清武自戢如准行開屯種引之法如議及每年加遼餉六百萬惻然曰寔出不得已如開納戶七工三又惻然曰事例何時止如督師袁崇煥索餉廷臣請內帑曰朕在宮極力節省苦不足辦若寔之有濟朕何惜此如議裁駟述凡欽差軍机致

署外一切裁革。曰。如所蠲利在民間。總是以三冬無粟。三春無雨。引罪致禱。且云竭誠脩省。豈有求而不應之理。因自撰條例。付輔臣行之。凡詰責。如詰科道章奏。侃入對時。何以但云風聞。如論營斂。限責京營總督梁世勛。清查整理。如遣西僧喇麻赴捕。因講賞。竟不懼。曰。在朝無人。乃伏一僧。如面餒大破情面。如詰言官說朕欺朕。諸不得效。如勇勦吏弊。莫大於賄。刑法要得其平。如核兵清餉。而叱韓一良奏對不寔。如怒言官名對空文。全無寔際。頗形於色。如詰責枚卜錢謙。益闕節一事。著再審。過如言官毛九華。茅連。劾溫体仁。上日。此為謙益報復。切齒党同。遂

云果為國家起見。朕自始得度。諸臣必懷一私意。迺公言
非然。必不屬草。如諭群工。吏治民情。豈無可言者。但是卖
於賄賂情面。不肯寔做。即有條陳。不過悅耳。要累十不二
三。嗣後召對。漸失其初。諭窮開漁採。灾祲日告。參罰開復。
葛藤不休。純任內臣。詔獄加餉。沮塞諫諍。雖有正己率物。
巡撫賢則守令無不肖之諭。舉潛脩之士。罷各道內臣監
視。而高起潛提督如故。以至都城戒嚴。言人人殊。上曰。莫
若捐助便。又怒羣臣監督之議。輒謫侍郎仇維楨于外。
盛氣責侍講黃道周朋比。至比之少。正卿外謫。雖自悔。復
諫。降座師。禮閣臣。延儒。逢聖。陸三人。而青袍脩省之日。以

枚卜濫及房可杜。尋戊尚書李日宣等六人于邊。及十七年三月上策戰守之計。諸臣嘿然。上曰。朕非亡國之君。諸臣皆三國之臣矣。拂袖入。

按列聖朝有常期。由神廟恭嘿。机務廢闇。百獎叢比。毅廟中以朝禮繁數。改為召對之說。自經筵外。上之俯接諸臣者。蓋寡矣。而講筵例不得他。及講官不盡諳諸曹事宜。于是召對二字。稽攷有六。大凡臣臣日見。則親情易通。肺腑。召對則勢隔。而疑生。疑生。而情易匿。日見。則形解。漸衰。粉飾。召對則日新。而恭作恭作。而偽易滋。日見。則語切。不諱艱難。召對。則体懸。而氣促。氣促。而語不

深日見則樂聚○或及宴笑○召對則異已而嫌生○嫌生而責備自甚○日見則中○室不存成見○自易容○納召對則內是而驕露○驕露而凌折易形○日見則知好○不入○熒惑○對則內清而側听○側听而中傷莫悟○而况帝心好上○好察好慎好矯好夸○以上六弊○而五好濟之○其誤國反不若神廟之怠佚○大臣猶能持之也○胡當日○諸臣無苦爭○召對之非者○

錦州失事

前鋒八城者。總兵祖大壽之所轄也。寧西四城。自寧遠寧
寧西沙後所。中後所。前屯衛。距闕蓋七十里。其中三十五
里為中前所。屬山海關。又寧東四城。為塔山。為告山。為松
山。而錦州最當衝。又東百里為易州。則三空河界之。東為
廣寧。而遼陽。而瀋陽。自遼寧壞東帥都于瀋。已全有河東。
時大壽解保覺革員。離寧遠十里。而寧東。西。所為八城者。
皆委荒蕪。大壽既不敢自陳。朝廷亦置不問。天啓中。達魏
用事。酷得邊功。以蔭其姪良娣。遂使司礼三劉公。押為閩
東監督。而經理續總兵。趙率教任恢復事。率教以五百人。

護餉前。菴川荒蕪。繞至中前所。輒報捷。偽稱城中拔地。尋
故藏金盈萬而空啓。達。魏開闢。通商。于是商之羸。百貨俱
集。遂使人邀大壽。覺華。並陰地。近與遠守之。稱大恆。逼東
師。初無及於西也。至是乃大警。以兵攻寧遠。大壽三百人
遂距。獲勝。達。魏。復令太監閻公。犯公。授兵。協恢。錦州。詔貳
加薩。爵魏氏。陞大壽。前鋒提督。提兵。掛前鋒將軍印。加少
傅。專守錦州。東師嘗突廣峯。至八角營而返。或曰忠賢。果
親。昔。山海。兵。無。不。遇。三。全。者。崇禎己巳冬十一月。東師間
從清山口直入。蓮都城。時總督袁崇煥已殺毛文龍。專任
關東事。遂。与。大。壽。並。程。入。關。勤。王。遇。東。師。荊。州。步。將。高。勲。

三千陳沒。燕陞以身免大壽不敢戰。趨讃神京而令裨將
張存仁。孫定遠等還遇東師之及。詔崇晏入見。賜賜勞之。
移日。輒輕崇晏。流東師之入。礮諸市。大壽聞。崇晏見收。輒
欲東去。會閩部孫永。旣經署閩上。大壽清南水閑鑰。未至。
其部將輒輒闕火。至歡喜嶺。大壽悔曰。若不見原。此抗逆。
莫道知。命其部各散去。吾獨存候。命時總兵馬世龍奉詔
慰大壽。且賜上方劍。曰。誅崇晏。与祖氏無与。東師猶以大
壽尚壁沙河門。意據山海處。分兵直至扛危店。奉守急檄
大壽入閩。應之。東師不信。得前鋒前識。不戰。輒返降。又破
張家灣。明早復破凜州。遵化等處。四月。破永平。出檣子路去。

京遠陽道白營革。詔以大壽東蹤有功，荫其子澤溥世襲錦衣指揮。四年，閩部承旨議：城大凌河以固錦州，土凌西距錦少七十里，故有城圮，用夫墻繫。時令中軍何可剛主其事，而大壽以兵護之。七月，東師攻大凌圍，掘深濠困之三月，城中人相食，至生啖。何中軍城破，大壽伐方敗，精兵七千餘人，馬七千餘匹，一朝盡斃。數十斗積貯，無存者。大壽麾下如張存仁等，皆東歸。大壽卒被執，厚遇之，賜帽及貂裘，欲令誘致八城。大壽諾，盟而返。時西協將軍印苗賈疾，上馬東令二十士騎從行。石甲曰：「此何用？」吉繼大壽，欲令檄八城歸我，復失。

印。衆疑不與也。不如與之。而別遣鐵騎三千隨至。錦受
城時。十一月。暴大霧。恐大不祥。廿七騎前行。晚叩閔。閉。
大壽繼至。大壽妻愕曰。大壽失大度。宜死。大度。此未非
真。令一騎入。果大壽妻。垂涕。与語。輒恩不遠。將負之乎。
必以吾等為國。而非夫而無君。和顏而勤。夫遠自氣。大壽
不能一語。弟大弼曰。兄之以此數城為贊矣。果然。弟大弼
生兄。事何大壽曰。此謂可與。何自。弟應知之矣。吾嘗譖可。
而三千人殲至。何以與之。且曰。降非吾意。又降不能保。今
歸矣。度遂拒。惟弟大弼。則城中兵尚存二千餘人。遼撫丘
禾嘉。命東協鎮並逼。尋勑大壽東反。大壽願死。死。妻曰。如

是吾以為夫。于是渡入廿七騎。而扶其一衆猶以大壽不
附印。爭譖之。則廿七騎之一。方負印飢渴馬逸而不能前
也。乃三千人日午不至。益又疑。大壽亦不知其故。蓋霧重
迷竇。前百里乃迎已。第三日矣。屯於門十里外。先二騎拒
北閑。湏大壽命。大壽慚。暴雨不肯出見。大猶乃反接大壽
交。少押登城。惟一言以決。大壽平視已。語二騎。鄭重詰之。
送我。清回。二騎駁。如是。豈能殺命。大壽出來。帽。殺城下曰。
持聽之一騎。光歸韓侯。三千人盡撤去。初。援師向大凌。也聞
部。承。守。疾。令。援。兵。吳。襄。及。圍。練。護。聞。內。鎮。煙。理。鎮。並。火。而。聞
內。道。援。督。監。其。軍。營。長。山。曲。東。師。遇。我。頃。時。已。而。兩。鎮。立。

委議分營。一、亂東人謀知之。曉騎直入。內師大敗。監軍椿被執。大凌坐無援救。建州初無文字。自大海者。分島頭解字。顧不得筆墨。往往用木牌削小木使銳。蘸黑煤畫之。久之通朝鮮。無所不備。既以文字用人。則自稽言之。凡通文字者。初為亦斤兒哈庫。賜帽項。後遂有及第云。十三年二月。東師屯易州。墾荒欲資糧。以固錦州。兵部職方張若驥急戰。經署考承疇。以精兵營綿西門之外二十五里。為綿昌堡。蓋扼一而難三城之計也。錦從南門出十八里。為松山堡。山有采葦。最高。主其項。可覘松杏。與綿之盤窪。稍西十二里。為吉山。又西三十里。為營山。又西六十里。為寧遠。東師更番。

故國守不深東

出屯。每三月一操。大約一人經年兩操。立。經暑乃統十鎮之師。團練鎮吳三桂。總領師。小練續李岩臺。及于永泰。楊國柱。官挺民。王定。而普標為曹變蛟。白老恩。施標王廷興。遼撫丘民仰。全隊會松山。營未定。猝合據錦昌。一戰不利。且休。兵連。如三日。二鎮於成塔山。更番。趨錦昌。東師失糧。票價十倍於常。久苦之。明年東師掘壕。困錦寧。三、重。大壽兵不得出入。城中糧匱。八月之朔。經暑洪檄諸鎮兵。先據乳峯山。拔之。勢張甚。東師且據安遠。洪乃立柵。乳峯為長久計。七日而瀋陽聞報。東師拔城起。不漏夜。少有馬弓鷹鳥。蜀者殺無赦。限五日至錦。半道。知錦昌不敗。乃日揚兵錦之外。更旗幟。示至多。錦守者怯。經暑洪遂盡。

檄。守祖大壽以。錦州降。弟姪大翹。大栗。朝歌等六保。則
是年。三月十五也。于是寧前道石鳳臺上守寧西法坐。
擅奏封疆之律。下檄。而令吳三桂守寧遠四城。冬十月。東
遼。勒根王。以衆入青山口。攻薊州。直至山東。迄淮。共破一
百八城。越明年。癸未四月之杪。出檣子隘。大。晉師闕。部延儒
遜。皇而已。已而三桂棄四城。移其民閭內。竟守閨門。

題董也少卿詩三首集西台許君之漢書中門

西台少卿詩三首集西台許君之漢書中門
其一
其二
其三

木起國併力入閩

太宗有女真之地。設奴兒干都司。其後渤海高麗乃更時
同事。有木起等五國。木起者。其王之國號也。餘四國僕役。
崇禎甲申春。總兵西平伯吳三桂奉命乞援于廣寧。滿兵
步起頓不從。而為所督。乃併力入閩。降封為公。尋四方臣
把。秃羅。乞曲庇。備故。與施。怯。福敗。其竟國報復。禿兒把
禿。乞敗。置高墻。于是木起之封。公者被累。兒之測。支屬困墮。
生幼孫名藻。字蘊叟。負殊韻。工詩文。得優釋。占故土。列官
部郎。偕驥使焉。筆帖式乃言。甲申五國共事之故。得請家
人遺命。故不甚寒。

列朝屬彝封爵

韃靼

阿魯台、永樂中封和寧王。

毛刺馬哈木、永樂中封順寧王、左平為賢義王、把禿李羅
為安樂王。

小王子俺答、萬曆中封順義王、三娘子哈屯封忠順夫人、
世傳西寧阿端封安寧王。

哈密

安克帖木兒、永樂中封忠順王、傳脫、死、權封脫、從弟
免力為忠義王、代守、久之、封寧羅母弩溫答失力有國

事世為土魯番所困成化中權封忠義王脫歡甥罕慎
為王護哈密弘治中以脫之遺裔罕巴為忠順王子拜
牙即嗣竟屬於土魯番

西番

如來大寶法王正覺大乘法王又闡教王闡化王贊善王
係宣德中封共五王又闡法王輔教王贊化王共三王
外洋名采樂中桂節寧王太平威震智王延平王
安南洪武初封陳日煃為國王永樂中移封胡查為國王
宣德中移封黎利署國王事

朝鮮洪武初封王顥為國王十八年移封李成桂嗣王世

朝貢

日本、洪武中、王良懷、稱臣表貢、封為國王、永樂中、國王源道義嗣封世朝貢

琉球、洪武中、賜三王印、封中山王察度、山南王承察、渡、北

王怡光芝、世朝貢

占城、洪武中、封阿答阿者為國王、世朝貢

真臘、洪武中、封忽兒那為王、世朝貢

暹羅、洪武中、封答烈昭昆牙為國王、世朝貢

赤斤蒙古、洪武中、封卜烟帖木兒為安定王、世朝貢

鰻門答刺、永樂中、封罕奴里阿必丁為國王

爪哇洪武中昔里八達刺請易勅封為王永樂中封寧令
達哈為東王都馬板為西王世朝貢

滿刺加永樂中封西利八兒速刺為國王

漢泥永樂中封麻那惹加那乃為國王世朝貢

三佛齊洪武中封麻那者巫里為國王

古^俚永樂中封沙里的為國王

柯枝永樂中封亦可里為國王

蘿祿永樂中封巴都葛^叶答刺為東王封麻哈刺^叶葛刺

麻丁為西王封峒妻^叶都葛巴刺卜為峒王

古麻刺永樂中封幹刺義^叶敦奔為國王

文字不接前有脫葉

畏懷化外。較古昔更遠。重譯不啻也。則自成祖之大度。
雄風為之敷被。太祖時未及矣。祖訓勿勤遠。而鄭和之
遣。以兵從。幸而不蹶。不然。如奪國何。而最奇。波濤之中。
初。未嘗受封。却存故甲子。則永樂中意計。不及此。

達哈烏來王都烏拉爾烏王貴朝歌

海刺加承樂中封西刺八更直刺為國王

沫流云樂中封麻那羌加那為塔爾王哥刺貴

三佛齊深武中封麻那者至立為國王

古承樂中封沙里的烏國王

呼普多桂体奇姑哩子俱乐中噫叶不真
也。此叶辛而不躁不燥吸。奇圆叶。是奇叶味之。
脂風為土。連斯大。斯故未。矣。斯。信。也。確。主。而。確。味。之。
曼。對。外。於。韓。古。昔。裏。主。重。華。不。吉。少。與。自。立。斯。二。大。對。

地土變異

郿縣河底亂石、隨手破之、有石魚二三寸。天然鱗鬚。或復
或隻。俗云藏衣笥可以辟竈。

平陽侯馬驛澮河、南岸平削、每有婦人手蹟。或伸或拳。宛
然若印。前去之、內復有然。

山側削成三五十丈、腰間一帶、可四五尺。占
星曰：武曰、閬中數處皆尔。

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
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
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

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
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
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使君之子也。

使君之子也。